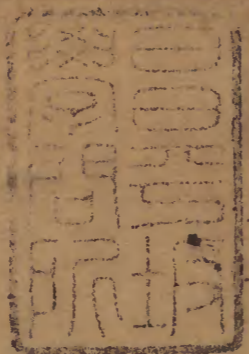


詳訂世史類編

卅之一



唐

			五	漢
		四	〇	書
	二	六	六	門
四	九	七	六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三	五		漢
冊	〇		書
一	八		
九	六		
架	冊	號	類

編年三十七号

十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86
冊數	24 (14)
函號	284 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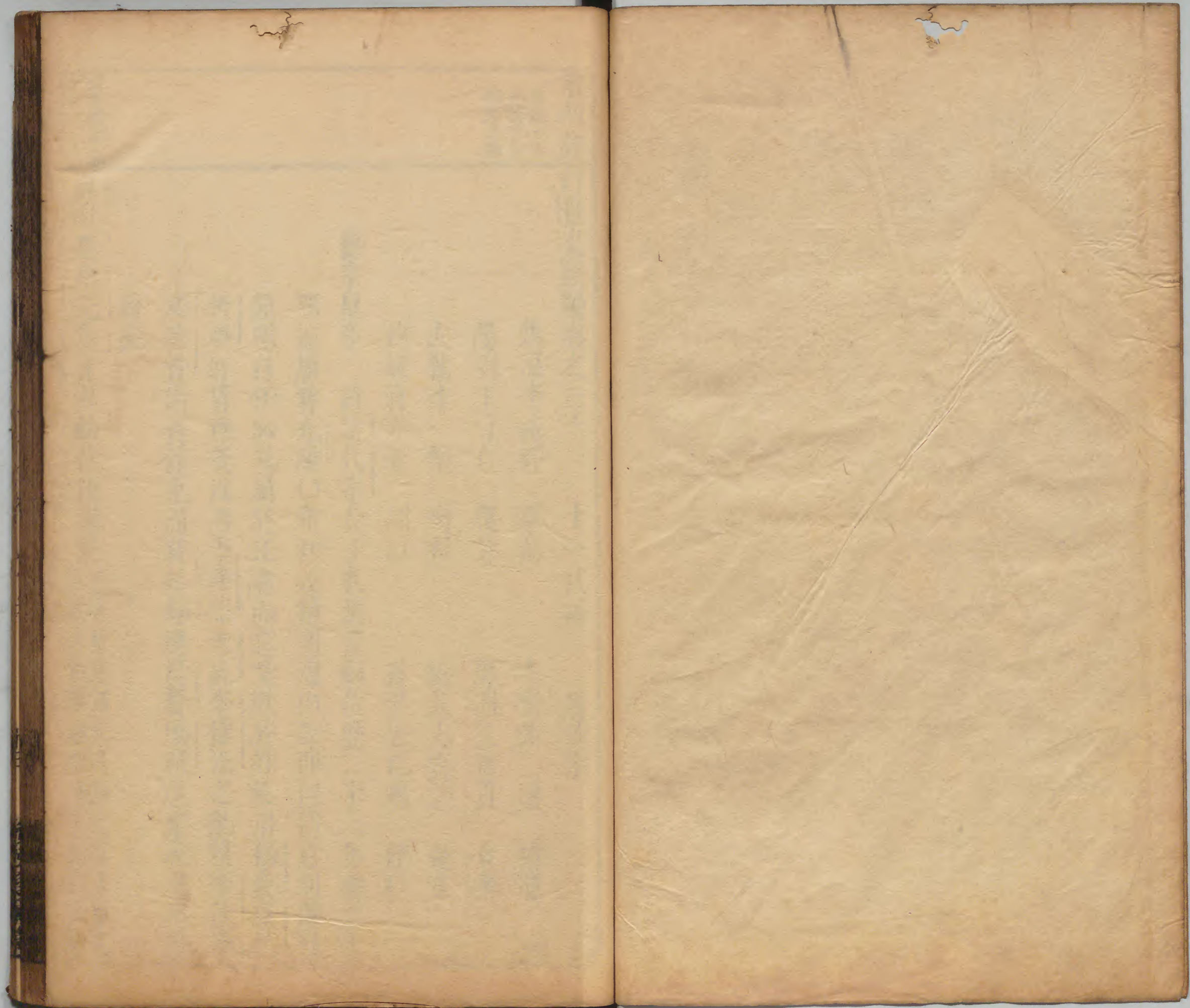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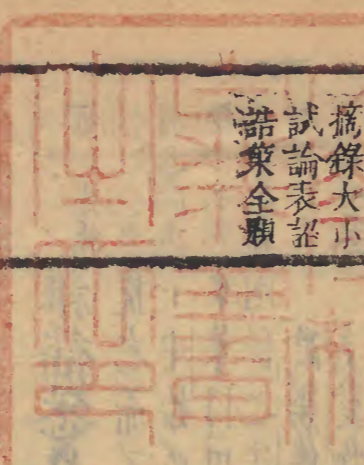


重刻詳訂世史類編卷之三十

十一代編

唐德宗

摘錄大小
試論表證
諸策全類



臨淄李純卿

草創

水齋謝遷

補遺

陽明王守仁

覆詳

鳳洲王世貞

會纂

大蘭李槃

增修

鐵菴文安之

是正

妙擬蔣方馨

閱訂

賓宇張起鵬

梓行

德宗皇帝 諱适代宗長子也繼世嗣位歷二十六年壽六十

四而崩葬光陵○帝初政精明海內敬仰但猜忌刻薄以

強明自任恥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奸諛用楊炎盧杞

趙瓚奸貨黜賢以召李希烈朱泚李懷光之亂賴李晟李

泌陸贄諸賢倖免而裴延齡進陸贄陽城退聚斂進奉紛

紛矣

庚申建中元年正月始作兩稅法

於是租庸調法盡廢矣徵書始凡

十一代編

唐德宗

元

楊炎作兩稅法

也唐初賦歛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

玄宗之末版籍書戶口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歛迫趣

取辦無復常準下戶不勝困弊率皆逃徙至是楊炎建議作兩稅法

自復稅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二月視十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

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君為簿人無丁中

中如字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二為

丁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不及男年十六以十人一頃以貧富為差

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

雜徭悉省徭賦也雜徭謂穀絹布帛上用其言因勅行之馬端臨曰隨

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氏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

田之良法下中始於揚炎三代之良法度於鞅唐租庸調之常法壞於炎○呂

東萊曰田制雖商鞅亂之於鞅田而租稅猶有歷代之典制惟揚炎

兩稅之法立古制然後掃地矣歐陽脩曰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

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用而下不困故量人之

力而授其田量地之瘠而畝以給公上量其人而出之以為用度

之數是三者常用順以濟而不可失及暴君庸主用於上者無節

而取於下者無限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唐之始時授人

以口分世業之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

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

而易以難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

兵冗官濫為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

累世不怠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昏主奸吏取濟一時屢更

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井租庸

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益益缺轉運毛引和權錢括苗催判借

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蓋愈繁而愈弊以至於亡

號華陽曰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始成而終廢蓋禁暴之

法雖其而誅求之意常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意而不奉法逆意

存而常為無用之文也以段秀實為司農卿崔祐甫以疾多不視事楊炎獨任大政專以復

恩雖言為事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欲發兩京關內丁夫浚渠興屯田

段秀實以為邊備尚虛未宜興事以召寇炎怒乃徵秀實為司農卿

使李懷光兼涇原尹欲城原州涇當為城其將士怒曰吾屬始居邠

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荆榛立軍府坐席未暖又投

至屬何罪而至此

唐德宗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至屬何罪而至此

十一

唐德宗

十一

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又以懷光嚴刻皆懼別駕劉文喜因眾

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復求段秀實或朱泚為帥詔以泚代懷光○

四月上生日不受獻自玄宗生日為千秋節代宗因之廣受四代宗方貢獻德宗能革其失故綱目書而予之

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外為貢獻上生日四方

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用悅各獻縑三萬匹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吐蕃遣使入貢蜀將士言不可歸吐蕃俘上曰戎狄犯塞則擊之

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命歸之○六

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卒書具官○築奉天城在陝西術士

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于氣宜

高大其城以備非常防其變亂辛丑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

奉天城不三四年果有朱泚之變

尹起莘曰道茂知德宗將有離宮之厄蓋楊之親賢遠奸輕信一賦至誠待下坦懷不疑如是而猶有厄焉歸之天數可也曾無一

術士之言亦

德中

楊炎對劉晏

殺忠州刺史劉晏殺之非罪故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言奏忠州

刺史劉晏與朱泚書辭多怨望炎證成之上下詔賜死天下冤之凡

利之臣罕有得其死者以劉晏善理財濟唐中興自不保其身則餘可知矣

胡致堂曰晏雖非賢者然於國家有足食之功罪不至死而置之

死欲以服奸雄之心難矣故來真死於前而梁崇義策回懷恩以

為辭劉晏死於後而用悅李正己以為懼也殺之不以其罪也

初安史之亂數年間天下戶口什亡八九州縣多為藩鎮所據貢賦

不入朝廷府庫耗竭所在宿重兵仰給縣官所盡不費皆倚辦於晏

晏有精神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

望覘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司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

劉晏有足食之功

案問劉晏平準法何如

要務在於得人

得人

得人

得人

得人

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賤甚貴之憂晏常以為辦集眾務在於

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精強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句古係檢簿書

考功郎中掌百官功過叙以四善善狀之外有三十出納錢穀事雖

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賊賄則淪

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史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

多貪汚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終莫遠其場院要劇之官必盡一

時之選晏屬官雖居數千甲外奉故晏之後掌財賦有聲者多晏之

故吏也○晏又以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

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豐稔也歉白使司

豐則貴糴款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

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應蠲免救助之數及期晏即奏行應民之急

不待其困弊流亡餓莩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

晏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一百萬其季年乃三百○晏專用

餘萬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得季年則千餘萬繹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

榷鹽法克軍國之用汴漕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

鹽之鄉置鹽官取鹽戶所煮之鹽但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

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

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之鹽其如江淮並利不過四

由是國用克足而民不困弊○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

湍悍湍水之急流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晏以為江

汴河漕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敦漕卒漕水運也卒漕

揚州船自江行者為江船與汴船達河陰縣名屬河船達滑口滑水

在陝西西安府城北五十里開封府滑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

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為一綱使軍

優勞官其人數運○晏於揚子縣名今省置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

之後無不咤白者

十一代編 唐德宗

蘇秀齋集

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
凡事必為永久之慮

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
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塢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窮
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計較銷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
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
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晏為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
日中決之不使留宿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

後言財利者皆莫能及
人生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然知所以予人本
之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幹山海排
兩賈制萬物低昂操天下贏貨以佐軍興雖用兵數十年歛不及
民而用度足唐中債而復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

劉晏知取予
劉晏言有不
何如

宋祁曰人生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然知所以予人本
之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幹山海排
兩賈制萬物低昂操天下贏貨以佐軍興雖用兵數十年歛不及
民而用度足唐中債而復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
胡致堂曰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廢者出
納錢穀必委之上類理財以養民為先官多則民擾論大事不計
小費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此晏可法之五事也然晏能足
國而不免於誅死何耶利不可專壅而專之利於上必不利於下
利於公必不利於私不利則怨起怨積則生禍矣方晏之總利權
也史言衆頗疾之是必有說矣以故善為國者不謀利善持身者
不以利利者對害
而言背於義者也

善持身者不以利

十月貶薛邕為連山尉上初即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洸以儒
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賊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
臣賦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耶於是上心始疑不
知所倚仗矣

德宗以嘗察
德宗可為後
世法

范華陽曰德宗之不明豈足與有為哉二臣以賊敗而疑天下之
士皆貪何其信小人之深而待君子之淺也舜不以朝有四凶而
不舉元禮周不以家有管蔡而不封懿親夫以失於一人而不取
於衆是以噫而廢食也

德宗可為後
世法

十一月始定公主見舅姑禮德宗此舉可為後世
辛酉二年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書此見藩
相傳襄初不出於朝廷之命也自初寶臣與淄青李正己魏博田承

田承嗣死
李正己請
以寶臣子
悅代宗從
之成德李
寶臣死田
悅為惟岳
請繼襲而

嗣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為之請於朝使以
節授田悅代宗從之至是悅屢為寶臣子惟岳請繼襲上欲革前弊
不許或曰不與必為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為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

羊丁十一頁編卷之三十一 十一代編 唐德宗 五

德宗不許
得失何如
爵命適足以
長亂
德宗失本末
先後之序

號以聚其眾耳。曷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不許悅。乃與正已各遣使詣惟岳謀勒兵拒命。河南士民騷動。

胡致堂曰：德宗所言皆人君之事也。而不能有濟者，失本末先後之序故也。

以楊炎、盧杞同平章事。以楊炎、盧杞並書，何見帝不專在楊之意。楊也。一楊炎足以誤國，況以盧杞並相乎。

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已累表請晏罪，炎懼遣腹心分詣諸道。

密諭以晏嘗請立獨孤后，上自殺之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意。

擢杞妻之為相，不專任炎矣。炎素輕杞，無學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殺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地，引裴延齡為

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范華陽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故任一小人而天下獲其災。宰相者數十年而未已焉。德宗相杞而杞引延齡，則其國政可知矣。置州可。不慎哉。

子儀悉屏侍

盧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獨隱几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醜而

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按：盧懷慎為唐賢相，厥子奕更治清

白與宋璟齊名，奕遭祿山之亂，首先死節，是宜食無窮之報。夫何奕而生杞，以致家風國祚之盡。斬耶。愚謂世臣之得失，係于本朝之盛衰。故猜忌之德宗，既出姦邪之盧杞，遂進是猶晉將衰而卻瑩之子有郗超，宋將衰而韓琦之後有佞曹也。發京西兵戍

關東，上御望春樓宴勞之。神策將士獨不飲，上使詰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師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旋之日，相

與為歡，苟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餅鬻不發。上深嘆美，賜書勞之。○田悅舉兵寇邢磁。二州名田悅

與李正已等定計，連兵拒命。悅欲阻山為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舉兵寇邢磁。○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

儀卒。賜官爵謚，其書前後未有也。終子儀為上將，擁兵程元振、魚

子三百六十二年一人

十一代編 唐德宗

流芳百世

神策將士獨不飲
此行大建功名
名
惠元餅鬻不發
兩眼在吾腹中

子儀即日就

道

此膝不屈於人若二年

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道

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

據汴州作亂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

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唐制一歲終一考功子儀自肅宗乾元元年拜中書令至是凡二十四考矣府

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為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每

問安不能盡辨領黠頭之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

雖貴為王公常願指役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

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窮

咎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甚眾

子儀勳華卓冠一時至於忠精誠謹尤為難及

歐陽脩曰天寶之末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敗北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綴旒而此輔太子再造王室及人難略平遭讒謗說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芥自錄及波圍涇陽單騎見虜壓以至誠猜忍怨相謀離唐命方未亦由忠賢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

光弼等畏禍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然獨著唐史臣裴坤補

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主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

嗚呼裴坤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云

胡致堂曰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此漢唐以來

將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仗忠信安義命而已矣史又

稱其窮奢極欲惡切恐其言之過矣窮奢極欲小人處富貴者之

所為也曾謂子儀之賢而有是哉

方正學曰子儀之賢史氏謂其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論者尤史

氏之妄而不知子儀所以為智也提大將之節奪海內於羣盜之

手而歸之唐威聲振乎夷狄此中主所不能無疑者况肅代之陋

狹德宗之猜忌乎子儀以為使已見疑於君不若少徇眾人之跡

而獨受奢欲之名之為愈也故其事雖類乎眾人之為而其心實

在乎使巧佞之徒知已之不足疑而其君釋然不復知其為可忌

其深慮遠計觀乎不可及非真有意於奢欲也明矣而論者求其

跡不察其心宜乎知子儀者鮮也

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悅戰於臨洛大破之用悅攻臨洛縣名累月

不拔城中食盡張仝餽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君守戰甚艱任家

張仝愛女為

無他物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眾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於

是同李抱真等攻悅大破之○十月殺左僕射楊炎炎既貶崖州司馬矣猶書左僕

十一代編 唐德宗

流芳齋重刊

射何炎之為相雖徇私可罪然歸財賦於左藏言李希烈不可用二
事有係國體乃聽盧杞之計而殺之則非其罪矣此所以書殺而存
其故初蕭嵩家廟臨曲江玄宗以娛樂之地非神靈所宅命徙之楊
炎為相立廟復直其地杞因言嵩廟地有王氣故玄宗徙之炎有異

志故取以建廟遂貶崖州今改屬瓊州府司馬遣中使護送縊殺之

壬戌三年馬燧等諸軍自趨魏州田悅率軍四萬踰橋掩其後燧結

陣縱銳兵擊之悅軍大敗悅收餘兵千餘人走魏州燧與李抱真不

協頓兵平邑浮圖遷延不進悅入城旬餘日燧等諸軍始至城下攻

之不克○李惟岳反以張孝忠朱滔等討之惟岳將王武俊殺之以

降成德遂平滔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武俊欲得節度使不得又失

趙定復有詔分武俊糧馬武俊疑未肯奉詔武俊之功大矣既削二

糧馬則謀國者之失也田悅聞之遣王侑說滔曰今上志欲掃清河

朔不使藩鎮承襲魏亡則燕趙為之次矣若司徒矜魏博而救之其

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滔大喜即遣侑歸報又遣

王郢說武俊曰三鎮連衡若直目手足之相校則也日來無患矣武

俊亦喜遂合兵反

胡致堂曰武俊殺賊賞之宜矣乃吝惜節鉞削其二州又分其糧
馬此則朝廷忽事之過也幽魏連衡而武俊不與之合則田氏先
亡朱為之次不待論年而滅也惜哉武事幾已至而應之失直使李
泌領真卿幸地在朝而至然非

先是徐州刺史李洸正己之從兄弟也舉州歸國遣崔程奉表詣闕

乞領徐州觀察使且曰苟得朝廷詔書必取李納所有海沂以成功

程先白張鑑盧杞怒不從其請以洸為招諭使至是劉洽攻李納於

濮州克其外城納于城上涕泣求自新又遣房說入見會中使宋鳳

翔稱納勢窮蹙不可捨上乃因說等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等合朝

廷以納勢未衰始以循兼徐海沂觀察使而海沂已為納所據洸竟

不得

河北之再禍
自此始
田悅遣王侑
說洸滔

子孫萬世之
三鎮連衡

朝廷忽事之
過

平盧失其左

田悅等喪其

輔車

括富商錢

胡致堂曰：平盧若怒崔程，則平盧失其右臂。德宗若不聽宋鳳翔，則田悅等喪其輔車。於是魏博孤立，河北平矣。小人之不可用如此。

四月，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詔李懷光討之。上遣中使

發盧龍，名恒冀、易、定、四州兵萬人，詣魏州討悅。王武俊不受詔，朱

滔亦舉兵而南，以救魏州。趙州命懷光等將兵討之。○括富商錢時，兩

河、河南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實陳京

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

軍計。上從之。詔借商人錢，今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又括儻櫃

質錢，質，質也。質，物相質也。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居傲

百姓為之罷市。計并借商所得，纔二萬緡，人已竭矣。

人君征伐所以保民

冠華陽曰：人君征伐，不庭所以保民也。而兵革既起，未嘗不自虐其民。暴斂之害甚於寇盜。寇盜害民之命，而暴斂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得而治之；若失民心，則不可得而復救也。

善用兵者先其民，德欲速成而失其序

胡致堂曰：善用兵者，先富其民而實其府庫。德宗誠有削平之志，修明政事，安養百姓，待以十年，諸鎮之守其累多矣。然後出充羨之財，命智勇之將，見可而進，克之必矣。乃逞其智術，欲速成而失其序。於是借商稅，屈之事起，而京城內潰，大駕蒙塵矣。

馬燧與李抱真素以事構隙，不復相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兵

戍邢州。燧大怒，欲引兵歸。李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

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眾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

釋憾結歡。

氣理相為勝負

胡致堂曰：喜怒者氣也，不為喜怒所使，惟循理者能之。雖然，氣與理相為勝負者也。純暴為氣，則理幾亡化之為難。馬燧聞李說之

馬燧可謂百世師

能如此，可謂百世之師矣。

召朱泚入朝，以張鎰兼鳳翔節度使，朱滔遺書朱泚，欲與同反。上得

之，亦不之罪，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為

上所重，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

行。上俛首未言。杞遽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

馬燧單騎造抱真

盧杞排張鎰

鎮撫無以功

崔祐甫務崇

更大

當時以為有

貞觀之風

盧杞薦開播

歛衽無所可

否

奈何發口欲

言

子千惡為友

神算上乃顧益曰無以易鼎益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

命上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當時以為有貞觀之風及杞為

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六月李懷光擊朱滔王武俊於懷山在直隸大名府大名縣敗績朱滔王武

俊軍至魏州是日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為襲已

遽出陳懷光勇而無謀遂擊滔於懷山之西官軍大敗退保魏縣以

拒滔○以開播同平章事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分已權薦播儒厚

可鎮風俗遂以為相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歛衽無所可否上與宰相

論事播欲有所言杞目之而止出謂之曰以足下端慙少言故相引

至此羣者奈何發口欲言耶播自是不敢復言○朱滔田悅王武俊

李納皆自稱王田悅得朱滔之救與王武俊議奉滔為王稱臣事之

滔不可判官李子千子千惡為友共議以為如此則常為叛臣用兵無名請以

為四國俱稱王眾從之於是滔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

王李納稱齊王

朝政堂曰李子千之惡為叛臣豈非秉彜懿德乎惜乎惡其名而不惡其實見其小而不知其大爾苟能惡叛臣之實而見若臣之

大義勸以順事朝廷勿得專七幸而見聽功孰與比不幸而斥而殺其忠義之節終古不泯方之為大盜指縱不亦遠乎

十二月李希烈自稱天下節元帥

癸亥四年正月李希烈陷汝州詔顏真卿宣慰之李元平踈傲大言

開播以為將相之器薦為汝州別駕為李希烈縛去元平見希烈恐

懼便液汚地希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初盧杞惡真

卿欲出之至是上欲遣人宣慰希烈杞曰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

決名重海內真其人也上以為然遣之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

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湏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

避之遂行至許與朱滔等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

都統

人以幸相揚

顏真卿真一

內

盧杞謀出真

卿

與以二劍相
豈不決公心
事

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
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勝乎希
烈掘坎欲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噉以一劍
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

魯公清忠至

范華陽曰開播薦李元平盧祀陌顏真卿宰相之所好惡如此其
事暴於天下非難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且好使所以蔽也
胡致堂曰魯公清忠直道再為常伯輔相有虛位而不用人君非
知已矣年踰七十致仕而歸不亦善乎而與盧祀同朝且有不相
容之詐而觸其所惡

魯公難言

開者難以言智矣

稅間系除陌

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書初謹始也行稅間架除陌錢法足以知其
措取無術則為苛虐以毒民者矣他日賦徒
大呼以是藉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
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出軍纔踰境而止月
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
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

入入室廬計

數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陌通作百俗謂百
錢五十緡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

六十賞告者

所除陌錢者陌通作百俗謂百
錢為一陌是也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

官留五十錢

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敢隱錢一百杖六十
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實錢皆出坐事之家秋

怨之聲盈於遠近

國與民受困至此
益見劉晏之為力

范華陽曰德宗有平一海內之志而求欲速之功不務養民而先
用武民愁兵怨激而成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收戰不息者必有意
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

胡致堂曰稅間架蓋陌錢其事至陋而禍甚速然其流終不能絕
也手實之法自空廬而及于釜盎向鷄不甚於稅間架乎人官者
以百為陌其出也留其二十有三不甚於壅陌錢乎前世以此喪
邦後世以此理財謂人
主可欺也豈非民賊乎

七月以禮部尚書李揆使吐蕃揆有才望盧杞惡之故使之入吐蕃

揆言於上曰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為之惻然謂

杞曰揆無乃太老對曰使遠夷非諳練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
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揆乃行遂至鳳州卒○八月李希烈寇

便遠夷非諳
練不可

表揆唐以
陸贄為翰

林學士謝

表

馭將在操得

其方何指

其方何指

其方何指

其方何指

其方何指

其方何指

其方何指

其方何指

其方何指

其方何指

其方何指

其方何指

其方何指

其方何指

其方何指

其方何指

其方何指

其方何指

其方何指

其方何指

襄城詔發涇原涇州等道兵救之○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

名及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

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

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

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

之弊亦有不敢自焚之災又曰無紓目前之虞或與意外之患人者

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

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

則悖王畿者四方之基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

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則居重馭輕之

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寢微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

滔天兩京不守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蒂之慮陛下豈不

為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

關輔之間漢關中之三輔也曰京兆尹曰左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

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有如朱滔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

下後何以備之陛下儻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及郎將子弟

悉可追還明勅涇隴邠寧四州名在但今嚴備封守更不徵發使知

各得安居仍降德音罷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泯怨見處者獲寧

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范華陽曰贄論用兵之致亂如著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天下之

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上如奉天未此反據長安上發涇原等道

兵救襄城十月涇原節度使姚合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

甚多携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澹水詔京

兆尹王翊搞軍餉師惟糲食菜餒食脫粟飯餒杜覽反衆怒蹴踏而

唐德宗

十一代編

唐德宗

十一代編

唐德宗

十一代編

唐德宗

十一代編

唐德宗

十一代編

唐德宗

十一代編

唐德宗

十一代編

唐德宗

十一代編

唐德宗

十一代編

唐德宗

十一代編

唐德宗

十一代編

唐德宗

十一代編

覆之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
 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謀呼
 也還趣京師入城百姓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
 仇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
 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肆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
 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已
 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自苑北門出老子曰佳
兵者不祥
 之器夫正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德宗志在制平叛亂用兵不已
 征調日繁一旦寇賊編發大駕蒙塵幾亡社稷是果誰之咎哉○初
 魚朝恩既誅宦官不復興兵有宦女楊羸俱鳴者嘗事上於東宮至
 是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常為
 涇帥廢處京師心常怏怏今亂兵若奉以為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
 行上曰無及矣姚令言因與亂兵謀曰今眾無王不能久朱太尉開

姜公輔請召朱泚

居私第請相與奉之眾許之乃遣數百騎迎朱泚於晉昌里第商英

論王翊召朱泚之亂深責叱客於驕軍固矣予謂軍聽於將將公言
 為將必先有叛志以率諸軍故即有迎泚之策且諸軍呼告百姓惟
 以獻質等情為詞則是百姓與賊同怨必有引賊泚入宮居舍元殿
 者矣予一恨德宗之失民一恨姚令言之逆故云

在陝西西安府設警嚴自稱權知六軍○上至咸陽思桑道茂之言
 唐大明宮內

乃幸奉天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已酉左金吾大將軍渾瑊至奉天瑊
 素有威望眾心恃之稍安○泚又以司農卿段秀實失兵柄意其

必怏怏遣騎士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乃往見泚泚喜曰段公來
 吾事濟矣延坐問計秀實說之曰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

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此莫大之功也泚不
 悅○上初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援聞群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

兵至者皆營於三十之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防慮不可以不
 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

段公來奉天

深慮不可不

入城○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旻

將銳兵二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天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謂岐

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當與大軍俱發是

日泚召李忠臣源水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愕然起奪休

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得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

笏擊泚泚舉手扞之纜中其額流血灑地泚與秀實相搏忠臣前助

泚泚得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

眾爭前殺之上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按秀實初與劉蕡

三人謀誅泚及秀實以笏擊泚之則三人皆約以致秀實獨死然三人卒皆死于賊

胡致堂曰秀實不死志將有為圖也然無濟理也則墜死為正秀實亦可謂知所處者然恨其

對以從人臣所當為也秀實哉抱忠負材草草而死也夫謀不克然後不得已而死則其死豈草草哉

秀實可謂知所處

朱泚僭號泚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尋改國號漢以源休同平章

事休勸泚剪宗室以絕人望殺凡七十七人繫系為泚誤冊文既成

仰藥仰藥而飲藥而死

范華陽曰死非難也處死為難使系能拒泚不作冊文而死豈不為忠臣乎而文成乃死是亦為逆矣惜哉

李懷光帥眾赴長安書赴長安上遣中使告難於魏縣行營諸將相

與勸哭懷光遂赴長安○朱泚犯奉天詔韓遊瓌渾瑊拒之上與陸

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上曰此亦

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為陛下徵師日滋賦歛日重內自京邑

外泊邊鄙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讟

並興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

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群臣之罪者豈

徒言歟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

陸贄功在諫

李懷光帥眾赴長安

仰藥而飲藥而死

朱泚僭號泚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尋改國號漢以源休同平章

資理與邦之業

勤勵足致升平

陸贄之證明辨有理

胡致堂曰陸公論群臣之罪而以服朕耳目為首此指盧杞而不斥其名也贊疏既上而懷光美至於是遂犯蓋贊之說明辨有理者其效優矣

高祖述滿首蕭身

獨日月之母不坐

將軍高重捷與朱泚將李日月戰於梁山破之乘勝逐北賊伏兵掩之斬其首而去上哭之盡哀結滿為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東蒲為身而葬之日月亦戰死於城下歸其屍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而反死已晚矣及泚敗獨日月之母不坐○李晟將兵入援渾賊擊朱泚破走之奉天圍解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時供御纔有糲米斛每斛賊之休息夜縋人於城下朱燕菁根而進之李懷光與李晟俱倍道入援

李守光解奉天之圍

至奉天值賊方攻城驅使與擊懷光敗泚兵於醴泉泚遂遁歸長安得問入城上大喜歡聲如雷眾以為懷光後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朱泚至長安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議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李懷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

盧杞排抑懷光

懷光勲業此稷是賴

懷光自山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璠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吾見上當請誅之懷光欲請誅盧杞正宜謹言密處防其奸險之術顯乃志亦自杞懼言於上曰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上以為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長安橋比而西頭門曰便門漢武於此作橋跨渭水上以橋茂陵其道易直橋正與便門相對因號與李晟等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謁誠赴難破朱泚便橋與李晟等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謁誠赴難破朱泚

咫尺不得見天子

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怏怏曰吾今已為奸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前書懷光帥眾赴長安既著其勤王之實矣至是賊兵已退固當若臣相與勞苦而乃遣使回軍擊賊懷光怏

十一代編 唐德宗

疏李守光重圍

急務在審詳情

理亂之本繫人心

於國之本在乎得衆

陸贄請陛下從諫

君臣一體

快問中人以下所不能免也德宗信川姦邪所為若此能無再竄之辱乎○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上疏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群情而已矣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當變故危疑之際乎頃者中外意乖君臣道隔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知知事不實此羣情之所甚惡也疏奏旬日無所施行贄又上疏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家之要在乎見情贄以向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在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為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之不交故也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幾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上遣中使謂之曰朕本性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限

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其失反

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大抵皆是雷同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事無不可否而問之故謂之

雷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按權贊

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為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

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斯言過矣夫馭之以智則人詐示

之以疑則人偷若誠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

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夫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

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夫仲虺贊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

甫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唯以改過為難不以

無過為貴又曰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

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

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通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

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為本

誠信不可斯須去身

聖賢以改過為難

無過為貴

下每苦上之不理

上每苦下之不忠

其下注

四方轉餉千里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

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謂唐之高祖太宗高宗則天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也震驚上累于

祖宗下負于蒸庶痛心視也貌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

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

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

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如能效順亦與

維新朱泚盜竊名器暴犯陵寢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脇從將吏百

姓等去逆效順並從赦例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之類悉宜停罷赦

下四方人心大悅後李抱真人劄為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

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五文並曰感人之易者莫易於言故人君一言之善發於深密之中而四海之遠莫不應之况詔令之行於邦國者哉觀光武勳約其心審定其命則雖矚悍之卒無驚之虜亦無不感動者而况

四方人心大悅
宜赦士卒皆感泣

直之民乎

李希烈僭號王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號惟希烈自恃兵強

財富遂即皇帝位國號大楚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

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遠止之○置瓊林大盈

庫於行宮書置庫於行宮其惡不待駭絕而自見矣行宮且爾况處京師無事之地乎上於行宮廡下

屋也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諫曰天子與天同德

以四海為家何必致匹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誠能近想重圍之殷

憂追戒平君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如此則亂

必靖賊必平徐駕大龍天子五輅駕六龍旋復都邑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

損小寶而固大寶也上即命去其榜

開致堂曰德宗以專欲致禍因而不喻唯貨是黷自古人君不足用為善蓋鮮饒矣非陸宣公精忠厚德盡事之之義其誰能不起道光膠口之意哉嗚呼陸贄可為人臣式矣

散小儲而成大儲
宜公精忠厚德

顏真卿趨赴火
天子與天同德

十一代編 唐德宗

以蕭復為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復嘗言於上曰宦官為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方倘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頌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亮山南荆湖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

盧杞言不正
策問德宗
以輕已罷
蕭復何如
蕭復引諸當
道之言
蕭復可謂大
臣

胡致堂曰蕭復詩德宗變更睿志此格其非心引諸當道之言也
又以去解與帝為約不行而後去心則無愧夫豈度君之長短而
用吾尺寸以俯就之哉若復者可謂大臣矣然復言宦官縱橫而
上不悅是與宦官為一體也言盧杞不正而上愕然足與盧杞為
一心也其不可
與有為也決矣

李晟還軍東渭橋李懷光既脇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懷光屯咸陽累日逗遛不進密與朱泚一通謀事迹頗露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為所

併請移軍東渭橋上從之在陝西西安府城東北漢高祖所建以通櫟陽之道○加李懷光太

尉賜鐵券李晟以為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請以裨將趙光鈇

等各將兵以防未然上欲親總禁兵幸咸陽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

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懷光大懼反謀益甚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

遣使諭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

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欲反其養子石

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覺懷光責之曰我以爾為子奈何負我死

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

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齎食之皆曰義士也以刀斷其喉

而去○李懷光反帝奔梁州梁州之變書上知奉天此書帝奔梁州

何懷光之反不烈於朱泚梁州之幸不

急於奉天而書法不同如此蓋帝聽盧杞之言以致懷光怨叛故持書奔以賊之耳丁卯懷光遣其將趙昇鸞

漢祖遊雲夢
之策
懷光投鐵券
於地

天子以太尉
為股肱
演芬安得不
負太尉

演芬知事一
人
石演芬養子

入奉天渾瑊聞之遠請上決幸梁州今漢中府上從之○除李晟河中同

絳節度使河中今蒲州加平章事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

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

甲兵為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

擾擾晟以孤軍處二疆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

將士故其眾雖單弱而銳氣不衰晟以書遺懷光辭禮甲遷而諭以

福勸以立功補遺故懷光慚而

未忍擊之

史臣曰李晟行師一以忠義為主是以走懷光斬朱泚再敗吐蕃

而社稷允賴厥後以張延賞之姦計解其兵柄而不得終其鳳翔

隴右之功議者皆以延賞為恨予獨為晟幸焉兵柄既解故得優

閒以保令終且有一十五子而四子顯著然則晟之功名福祿殆

子儀以後裴度以前一人而已

三月魏博兵馬使田緒川承嗣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事緒凶險

多過失悅杖而拘之緒遂與左右謀殺悅其幕僚曾穆盧南史日用

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幽之兵幽陵即幽州迺朱泚節

使恣行殺掠今雖盛強其亡可立而待也奈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

為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

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李懷光奔河中始懷光方

強朱泚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之及懷光決反退乘輿南幸其下多

叛之勢益弱泚乃賜懷光詔書以臣禮待之且徵其兵懷光慙怒內

憂麾下為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河中將士在道散亡相繼

○車駕至梁州上在道民有獻瓜菓者欲授以散官陸贄諫曰誘人

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故國家命

秩之制有職事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受俸者惟係職事

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三者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此

所謂假虛名而佐實利者也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

實利

李晟以忠義感激將士

子儀裴度前

後一人

用兵當本仁義

使恣行殺掠

為反逆乎

旋踵而至

強朱泚畏之

叛之勢益弱

憂麾下為變

○車駕至梁州

之方惟名與利

秩之制有職事

之一官此所謂

所謂假虛名而

實利

唐書

李晟傳

十一代編

軀命同於瓜菓

陸贄為相

李晟不收言家

天子何在

公家無恙

微之不可不重如此

人君擇賢以為相

重若獻瓜菓者亦授散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亡軀命而獲官此以

進瓜菓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菓矣視人如草木誰

復為用哉上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小大之事必與陸贄謀之故當時

謂之內相然贄數直諫忤上意慮祀雖貶官上心此之贊極言祀奸

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僚登用贄恩

遇雖隆未得為相○加李晟諸道副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

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

家乎泚使展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時晟家皆為賊質晟怒曰爾敢

為賊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渾瑊帥諸

軍中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姜公輔罷為左庶子上欲

為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上使謂陸贄曰唐安造塔其

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身相負如此當

如何處之贄上奏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

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

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謂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紂剖比干心

不宜見罪於哲王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上

意猶怒罷公輔為左庶子

范華陽曰人君擇賢以為相蓋欲聞其忠言嘉謀以交修所不逮也後世宰相遂與諫臣分職人君得失責之諫者而相不預焉此論諫之人持祿保位之計非賢相之職業也姜公輔一諫德宗而德宗以為非所宜論卒廢黜之不明之甚豈知所以任相哉

上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

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覷也視也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

奸計贄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

而欲勝億兆之奸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卒二十萬慮其

懷詐復叛一舉而盡阮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謂豁然開達大之貌豁

蓄疑推誠其效不同

策問蓄疑推誠其效

不同何如馬授翰其效誠

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

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

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

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

萬機有獨馭區寓猶言宇宙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

事之察嚴東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

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蓋進也忠愛之著勳業者懼

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願陛下以覆車之

轍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李抱真會王武俊於南宮朱滔攻貝魏

二州久不下兩軍尚未相信微抱真忘身獨圍單騎往見則兩將終

南安危者未卒而朱滔之敗未可知也然則此一會也所謂繫天

南宮抱真自臨洛縣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真曰今日之舉係天

下安危乃以數騎詣武俊營敘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武俊

亦悲不自勝遂約為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

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以賈耽為工部尚書德代以來方鎮跋扈未有恭順如耽者故書以美之先是耽為山南節

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

代耽耽納牒懷中顏色不變宴罷召澤告之牙將張獻甫怒曰澤自

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即日離鎮

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五月韓滉遣使貢獻書與其能滉獻綾羅

四十擔於行在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時關中

斗米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滉為人強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

衣絹裙破然後易是時乘輿播越糧餉不充則非常時之比矣海內

方得以達之行在故綱日大書○吐蕃引兵歸國上以李晟渾瑊兵

韓滉遣使貢

自負囊米置舟中

代編

唐德宗

流李齊重馬

武俊指心仰

此身已許十

兄

賈耽納牒懷

中

韓滉遣使貢

自負囊米置

舟中

代編

唐德宗

武俊指心仰

此身已許十

兄

賈耽納牒懷

中

韓滉遣使貢

自負囊米置

舟中

代編

唐德宗

賢君委任責成

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以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加原野鏘鏘也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機制下無死綏之志綏而殊死戰不棄之而奔亡又曰君上之權特異君上之權異臣下不自用乃能用人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李抱真王武俊大破朱滔於貝州滔為

君上之權異臣下不自用乃能用人

李抱真王武俊所敗遁歸滔恐范陽留守劉怦因收圖已怦恐發守兵具儀仗迎之時人多之

劉怦迎朱滔

胡致堂曰古人有言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苟得為之雖矢小信傷曲謹智士固從其大者矣劉怦本諫朱滔毋反而不見聽今當滔敗比當明君臣大義獎率將士據險拒之舉范陽歸國其功豈不大哉夫不薄人於險非所施於亂臣賊子也史謂時人多之者亦流俗之論耳

論

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晟大陳兵論

以收復京城遂引兵至通化門外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再

戰又破之賊眾大潰姚令言帥餘眾西走晟屯於含元殿前令諸軍

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掖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謂朱若小有震驚

非弟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月內無得通家信公

私安堵人情安如秋毫無犯六月晟遣掌書記王公異作露布上行

在軍中露布皆書曰臣已請清宮禁祗謂寢園鐘簾不移簾音巨鐘

為朕也未泚將奔吐蕃其眾隨道散亡至彭原縣西城其將韓旻等

斬之傳首行在展露布至梁帝感泣群臣上壽且言蕩夷覓蕪而市

不能三代用節不加之

朱泚國曰德宗以鐵籠之卒守一縣之地當朱泚十萬之師內則吐蕃伺變於關外唐之亡僅毫髮爾所恃者人心未去也故李晟以孤軍曉二強寇之關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斷

羊丁廿廿頁編卷之三十一

十一代編 唐德宗

三十一

疏秀齋直稿

陸贄諫草
求內人

士其氣雖卑弱而銳氣不衰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而况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誰能敵之哉
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內人贄上奏曰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循拊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維新之聖也上遂不降詔而遣中使求之

陸贄諫代李楚琳

上發鄆州朱泚既平上問陸贄今鳳翔諸軍甚盛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奏曰如此則事同脇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脇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奸邪也不如俟莫撓京邑徵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錮哉

為義取類權衡

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錮哉

秦漢諸儒所不及

陸贄不畔于道

其效不在文貞下

遠讓唐李段干狀

李晟孤志獨

立

李晟非微汾陽

天下事豈有可憂

同中不足憂

李希烈殺

真卿

羊丁丑

朝致堂曰權之義不明於天下而變詐備數之事行陸贄之學其師承不可考然觀其陳輕重之義破反道之論皆秦漢諸儒所不能及者宜其操守堅固議論端實歎為通達而不畔于道也使遇太宗其效不在魏文貞下矣
車駕至長安李晟見上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及至宮每聞日輒宴勲臣李晟為之首帝紀晟之功自交于何勅皇太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

朝致堂曰晨推功於下而引咎歸己此固哲人之所為而晟能之宜其孤忠獨死而追躡於汾陽也

徵李必為散騎常侍必為杭州刺史上詔徵詣行在以為左散騎常侍日直西省上問汾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朕晝夕憂之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河中不足憂也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重亡之虜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東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不日必為帳下所躡也○八月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書此以見盧杞陷害之意若曰朝有老臣不能保全始終乃使為賊所殺故夫希烈非陸贄真

希烈非能殺

卿乃朝廷使真卿為希烈所殺耳書法如此所以歸罪當時之竟為如何哉

希烈聞希清伏誅忿怒遣中

不知使者幾

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使曰有勅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

日發長安

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真卿

曰然則賊耳何謂勅耶遂縊殺之

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公之學

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

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

况公之自信也歟惟歷代奸人奸賊跌撼頭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

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是此足以觀公之人也見

類魯公

祠堂記

歐陽修曰真卿元老風烈宗然朝廷無出其右者出使希烈已歷

年而德宗曾不問其存亡焉真卿五奉表皆不報坐觀忠義蕩

天下幾何不解體耶向能用君言真卿得時則孰不思奮然忠宗

之聞既入盧杞之言則公亦泯泯無疑矣

以李晟為鳳翔隴右節度使復進爵西平王以竇文場王希遷為監

神策軍兵馬使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上即位悉以

祭兵委白志貞貞得罪上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

漸集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以文場監神策軍左

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官典禁旅

息藩鎮至是又隴任宦

官則亡唐之事備矣

○李勉因失守屢上表請自貶詔罷都統平

章事如故議者多以勉失守不應尚為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

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且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

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悉衆授之卒平大梁亦

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就位○加韓滉同平章事議者或言滉聚兵脩

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滉必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

人臣忠篤之

東盜賊不起所以脩城為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

以為罪乎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於上曰臣之上章非

私於滉乃為朝廷計也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

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象之惑面論滉事

李丁士

十一代類

唐德宗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令混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也上即下泌章令臯歸覲臯至混感悅

臯真大臣

即日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即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壽而遣之

陳少遊卒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韓滉遣使謂之日汝敢為亂吾即

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日混不惟安江東

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混平章事江淮轉運使

混入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乙丑貞元元年正月贈顏真卿司徒謚文忠贈書謚嘉○以盧杞為

澧州別駕上欲以盧杞為刺史給事中袁高等論之乃以為澧州別

駕上謂李泌日朕已可表高所奏泌日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

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

二月馬燧敗李懷光兵於陶城四月燧及渾瑊又破懷光兵於長春

李懷光有五不可滅

密時連年旱蝗度支資糧匱乏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

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為示

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忽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

慈隲遺之渾瑊既無所請康日知又應遷移土宇不安何以獎勸二

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罪今西有吐蕃北有

回紇南有淮西觀我疆弱必起覬覦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

應叙勲行賞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

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盡陛

下但勅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為他日

之侮哉馬燧入朝奏日懷光凶逆无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

月糧必為陛下平之上許之○八月馬燧取長春宮遂及諸軍平河

中李懷光縊死時馬燧以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乃徑造城下

呼其守將徐庭光曰汝曹狗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為滅族之計從

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反叛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守弗

出皆口諾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眾大呼曰吾輩復為

王人矣燧遂帥諸軍進逼河中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舉火

諸營不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燧自辭行至河中乎凡二十七月初

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瓘為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

瓘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

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大臣

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

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也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

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李泌赴

陝上謂之曰朕所以欲全懷光誠惜瓘也卿至陝試為朕招之對曰

陛下未幸染洋懷光猶可降也今雖請降臣不敢受况招之手唯固

賢者必與父俱歿矣若其不歿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歿瓘亦自殺

胡致堂曰嗟乎李瓘之歿也知父非義說之而弗從知君之不可

背欲身之而不可得德宗既欲全之則宜預詔瓘以懷光叛逆

罪正其身念嘗勸王時肯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瓘

勿歿而瓘亦可以不歿矣

加馬燧侍中救懷光一子收葬其屍罷計淮西兵懷光之反固當誅

之圖特赦一子使之收葬希烈之逆勢已窮燧亦開其自

新之路綱目書之蓋予其忠厚存心以恕待人之意也

上問陸贄

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悉令條奏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

旨生事之人以為王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贄准西如此則

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兵連禍結賊後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

上奏其略曰禍不可以屢徵幸不可以常覲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

敢以獲福為賀又曰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

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

賢父求生

李瓘必與父

同死

李瓘亦可以

不歿

德宗救懷光

一子

陸贄用兵

聖王任德不

任兵

十一代宗

唐德宗

十一代宗

唐德宗

十一代宗

唐德宗

十一代宗

不任兵明矣上乃詔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軼不
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次自其餘將士百姓亦無所問○以
張延賞為左僕射初李晟成成都取其營妓以還西川節度張延賞
怒追而反之晟遂與延賞有隙至是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
上重遣其意以延賞為左僕射

二人於延乎
交失

胡致堂曰二人之隙正以成都營妓之故晟與延賞於是乎交失
之矣然與其責人不若責己則晟之失為重而晟不知自反至於
有隙又陳其過惡而尼其入
相失而又失其累德多矣

丙寅二年正月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章事造少與韓會盧車美張
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滋

時人謂之四
夔
秦麗水陸度
支轉運等使

映多讓事於造造久在江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度支
轉運等使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送京師令宰相分判六
曹造與戶部侍郎元琇善使判諸道鹽鐵權酒糖混羨論其過失罷

之齊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
滋判吏禮部崔若判戶工部

胡致堂曰四夔以王佐自許獨造至宰相所設施者罷轉運一夔
而所以易之者卒於無成虛名而其實也如此古人脩王佐之業
者必始於修物致知意誠心正其身然後可推而及人已之道
術不明君之邪僻不夫而能成善治者未試

四月淮西將陳慆奇殺李希烈以慆奇為節度使希烈在蔡州今為汝寧
府屬兵勢日蹙會有疾慆奇使醫陳山甫毒殺之因舉眾來降詔以

為節度使七月陳慆奇為其將吳少誠所殺以少誠為留後凡書為
所殺者

自取也然少誠殺慆奇而俱賞之是
以慆奇同於希烈也帝之無章甚矣
開致堂曰陳慆奇為國殺賊賞以節鉞是也吳少誠黨賊而殺慆
奇亦以與之則賞罰混濛光淮蔡之亂矣

此番入寇詔渾瑊駱元光屯咸陽○九月置十六衛上將軍初上與
帝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止歷叙府兵自兩魏以來興廢之由且
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鎮之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
徵發則以符契下州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不精者罪

羊丁士... 代編 唐德宗

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
 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又牛
 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使以所齎緡帛寄府庫而苦
 役之利其成而沒入其財故戍卒還者十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
 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也自開元之
 末張詠始募長征兵謂之曠騎及李林甫為相奏請軍皆募人為之
 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曠騎使
 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急復府兵之
 制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以為然因有是命然亦卒不能復
 也○李晟遣兵擊吐蕃敗之其主尚結贊謂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
 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十一日韓滉劉玄佐曲環俱入朝先是
 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

此乃社稷之福
 太平有日

李馬犀唐之
 良將

軍士脫巾求

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東宮
 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
 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
 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瑞人乍飽食成者復五之一
 數月人膚色乃復故丘文莊曰人君之處國亦當如富民之處家有
 遠圖可知矣一旦為道梗所隔將何以度日哉是以人君於豐足之
 時恒為開絕之處備節用度必使有餘而於饑餉之間墾田務農不
 顯顯待哺於遠漕也唐德宗事可鑒也○時滉遂入朝過汴與劉玄
 佐約為兄弟滉曰弟何時入朝玄佐曰久欲入朝力未能辦耳滉曰
 滉力可及弟宜早入朝乃遣玄佐錢二十萬緡備行裝滉留大梁三
 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為之傾動玄佐驚服遂與曲環俱入朝○李
 晟入朝上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
 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為僧不許入朝

附人為喘

韓滉請曲
 入朝

一軍為之傾
 動

李晟表請為
 僧

稱疾懇辭方鎮亦不許韓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諭旨使與延賞

李晟薦延賞

引延賞詣晟第謝因飲盡歡晟表薦延賞為相

胡致堂曰延賞固小人不足貴矣西平於是又失焉其亦與矣其惡乎他日延賞議聞如初然則曷若堅守前議之為正歟

丁卯三年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為其子請婚於延賞

武夫釋怨於孟酒間

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孟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

武夫非如文士難犯外難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按延賞更四鎮所至民怨不稱所望亦早不幸未及有所建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韓滉

其大終日危

卒忠順故書卒混久在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有故

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按混宰相韓休之子性節儉時已有美名所與游皆天下豪傑晚節益苛慘故論者疑其飾情希進既得志則驕肆自其性云三月以李晟為太

尉初吐蕃求和於馬燧

其言為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

如擊之燧與張延賞皆

有隙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便上計遂定

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

此儒者事非勲德所宜

廷得夫而不言何以為臣哉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

言無隱而性沈密未嘗泄於人

○五月以渾瑊為會盟使吐蕃尚結

贊請和欲得渾瑊為會盟使而詐誘之曰渾侍中信厚關於異域請

必使之主盟

○渾瑊與吐蕃盟於平涼吐蕃劫盟初瑊之發長安也

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

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雲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止乃

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為猜疑渾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

百官以瑊表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

此渾侍中表

李晟深戒盟所為備

於異域

侍中信厚關

於異域

吐蕃劫盟

和戎社稷之計

書生不知邊計

大臣亦為此言

書生乃能料

去三人則唐

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音備諸虜情所以論奏但

耻朝廷為犬戎所侮爾辛未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瑛等皆

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瑛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

之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是日上謂諸將曰今日

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終今

日之事臣切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渥書生不知邊計

大臣亦為此言抑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

上大驚明日謂渥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大上

由是惡馬燧夷狄無信土者外而不內烏可刑惟軟血與結誓盟

信特命大臣與之結盟是盟乃唐人所欲非出於吐蕃之請其所以

致盟之辱皆唐人自取之耳後之欲輕信夷狄者其尚可以戒

○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渥瑛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

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 執渥瑛以賞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

長安會失渥瑛而止按德宗聽小人之言而與吐蕃盟雖百戰功臣

笑幸而不盡如其計使其計果行則李晟既已為所離間矣而又失渥瑛馬燧德宗當不至於又出幸耶○以李泌同平

章事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

報讐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為讐李輔國元

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

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

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

鎮之臣無不憤惋及及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

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未無事矣上以為然晟燧皆

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

委卿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

非如給事則有吏科兵科舍人則有大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

君臣交約

李泌願分害

忠臣

天下未

學期之職不

可分

天下之事

王君任一作

以治天下

茶巴無為重
天下

二人字交修
之意

相以擇人為
要

存分誠為得
體

北門非卿不
可

身我卒屯田
京西

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范華陽曰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

統臣得其職君得其道恭已無為而天下治矣

胡致堂曰上古一相專任賢也漢置二人存交修之意馬唐自武

后以來乃有數宰相然亦無效於李林甫楊國忠元載盧杞之專

不以多員為善也

以李自良為河東節度使自良從馬燧入朝上欲使鎮太原自良固

辭曰臣事燧久不欲代之上曰卿於馬燧存軍中事分

謂李自良不肯志事馬燧

之勢誠為得體然北門之任謂河東為國非卿不可卒以授之○募

戊卒屯田京西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泌請鑄農器給牛種分賜

綠邊二車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

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

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本貫給長牒續食而

遣之不過數畝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

疲弊為富強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

按綱目泌曰臣非不用

上曰計將交出對曰臣未敢言之候參承有款然後可議泌意欲結

回絕與其圖吐蕃知上素恨回紇恐回紇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

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

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柳潭罷為左散騎常侍初潭與張延賞議

事數罷同延賞使人謂潭曰相公節言則重位可得矣潭曰為吾謝

張公柳潭頭可斷舌不可禁乃罷為左散騎常侍

按潭性放曠清儉

利械工之死料李元平之敗謀代

釋今之若至於知吐蕃劫盟

美無遺策尤其制勝之奇者韓滉者中務吏則訊其顯立威福延賞

勸其節言則曰舌不可禁卒為所中而歸免後

數日召故舊出遊酣飲為然無累卒謚曰貞

薛平黃公
八訓

太子以四海
為家

意
廷首初集此

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寬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為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觀茲事且其時先帝常懷危懼臣臨辭日因誦黃臺瓜辭肅宗乃悔而泣今陛下既知肅宗意而建寧寬則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歸使揚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吉已就留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言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留王太子危矣上曰且朕卿意泌歸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收欲先自仰藥如何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諭不許

范華陽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
事以君之子為已任
其知相之職業哉

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

李泌知相之職業

十月吐蕃城故原州而屯之城原州元載計也今為吐蕃所城編目深致惜之之意焉○大稔詔和羅麥方書大稔即書和羅則見素乏儲蓄要具於臨時也自興元以來至是歲最為豐稔十粟八十詔所在和羅十二月上政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羅而實強取

趙光奇論和羅害民

十一代編 唐穆宗

龍李齊重德

和羅曾不識

此乃千載之遇
太平之時可致

鄧侯格君亦少愧
天子不味私
李泌惆悵不敢言
李泌後再德

陰其門而發
李泌不及楊
後
微陽城為諫
議大夫

盧杞所以為
奸邪

君相不言命
君相所以造
命

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羅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造至京西行營動數

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

空文耳恐聖王深居九重皆未之知也上命復其家復芳目反除免

同馬溫公曰甚善唐德宗之難寤也德宗幸以遊獵得至民家值

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遇也固當按有司之廢格詔

書殘虐下民橫督賦歛盜匪公財及左右誦諛日稱民間豐樂者

而誅之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虛文謹號令敦誠信

察真偽辨忠邪於困窮伸冤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

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又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

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戊辰四年二月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錢帛有稅外之名則其

能推以與民而又輸之大盈以供私先是李泌諫上曰古者天子不

求私財願陛下勿受貢獻至是上復徵歛之且勅諸道勿令宰相知

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同馬溫公曰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則豐則欲滋矣跡

不稱彼能無求乎是猶然其門而禁其出也唯德宗之多僻亦泌

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賀善曰李泌相業多有可觀獨輸錢大盈不滿人意夫楊炎尚能

一言歸財賦於左帑泌乃反不及之亦由德宗政事多僻泌皆一

一爭辨故至是有不能盡言者矣

六月微陽城為諫議大夫城夏縣禹舊人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李

泌薦之陽城何以不書處士城以學行

已巳五年二月以董晉實參而平章事時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

相上因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奸邪

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奸邪此乃杞之

所以為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奔奉天之亂乎上曰建中之

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

羊丁廿五

十一代編

唐德宗

三十四

先云

李泌之論正

相盧杞而致之德宗不知相之巧邪不省己之闕失而歸諸術者上之言以為命宜其德之不逮政之不修也李泌之論不亦正乎

曰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

而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於彼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

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

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既而泌薦竇參董晉

可用上遂相之參為人剛果無學術多引親鄰置要地董晉克位而

已然晉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施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

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

胡致堂曰宰相莫大乎薦賢李鄴侯知慮過人而以竇董自代豈固擇不如已者以自顯乎抑誠不知也當是時忠言深計焯焯著

見孰居陸贄之先舍贄而引參何也晉在位五年君德

國政猶前月耳其言以天下安危視宰相賢否則是以謀議於君前為不足道也非謀議固安危之本也苟一無所謀議安知所行者何事耶

三月申書侍郎同平章事鄴侯李泌卒泌有謀畧而好談神仙詭誕

此朕所以私喜得卿

宰相能名視天下安危

鄴侯知慮過人

鄴侯以竇董自代

天下安危係宰相賢否

謀議固安危之本

故為世所輕為相未二歲而卒

按泌出人禁中事四君素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時時譏議能審人主必亦自有所建明獨柳批稱兩京之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

蠡而宋初立傳贊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

辛近立功立名者蓋有唐一代之異人歟

辛未七年八月以陸贄為兵部侍郎解內職竇參惡之也

胡致堂曰陸贄自李泌相後不復陳說豈帝訪問之遺歟以愚度

之正謂長源李泌表丁周旋三帝間已為後進嫌有爭能之意耳

或問陸贄何如人也曰其孟子所謂有社稷臣者歟不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乃天民之

壬申八年三月宣武節度使劉玄佐卒玄佐有威略每李納使至玄

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謀先為之備納憚之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

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下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

失臣節○以趙瑒陸贄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贄請令臺省長官

各舉其屬著名於詔書其日考殿最併陞黜舉者未幾或言於上曰

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財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

請令臺省

請令臺省

長官各奉
屬吏何如

臺省將來
人主擇輔臣

當代誦知人
之明

陸贄所請
宰相不得行
其職

延齡兼四惡

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略曰宰相不過數人豈宜徧諸多士今日
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豈有為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
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員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
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天求財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
進用不次然而謀議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誦知人之明累朝積
多士之用上竟追前不行

胡致堂曰陸相所
請言贊雖再三排
不得其職尚當
求去

簡而易用要而易守德宗既已聽之又沮於
終不見聽是宰相不得行其職也有官守者

七月以司農少卿裴齡判度支事陸贄請以李巽權判度支上許
之既而復欲用延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
延齡誕妄小人用之恐傷聖鑒上不從

胡致堂曰德宗
延齡兼四惡

而棄正惡直而喜護奸佞而悅欺多疑而
誕妄延齡兼是

也過是則姑且也而贊猶隱忍以居位再失之矣

天下四十餘州大水遣使宣撫諸道上書四十餘州大水下書宣撫

陸贄以大水請遣使賑撫上曰淮西闕貢賦不必遣也贄曰昔秦晉

饑敵穆公猶賑其饑况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

人

胡致堂曰漢初有負人無人負我之說凡尚詐謀爭功利者

率多用之終亦日也患未有知其失而如陸相之言者嗟乎
無我負人推而大也也寧人負我守而固也知命之事
也敬輿陸贄字之陸贄米酒之徒歎

九月戒江淮運米令京北邊鎮和糴從陸贄贄言舊制關中歲運東

方種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以為國之

大事不計費損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以為不若畿內和糴為易

臣以為兩家之語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酒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

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齋用貨泉○貶姜

忠恕之道

知命之事
敬輿米酒之
徒

兩家互有長
短

姜公輔請為道士

公輔為吉州別駕姜公輔入不遷官請陸贄求遷贄密語之曰聞實相奏擬上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為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不敢泄陸贄語乃以聞參言為對上怒取公輔遣中使責參

君子不可不知道

稅茶

胡致堂曰公輔奉奉於一選秩通矣至於黃冠之請際動懷舊習古制字心戰懼也誓之請更失氣言也所以異于賤丈夫者幾希是故君子不可不知道不知道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雖欲不如是蓋真能自克也

癸酉九年正月初稅茶書初稅茶罪其為民害也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歲水災歲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

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

天地生物凡以養人取之不可悉也張滂稅茶則悉矣夫弛山澤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得已聽商旅資遷而薄其征息盜奪止獄訟佐國用其利亦大矣張滂王涯豈足效哉

張滂王涯豈足效

張茂招不負

二月以張昇雲為義武節度使賜名茂昭書賜名何美也曷為美之茂昭四請除代曰吾不欲

子孫榮於汙俗可謂不負國矣○三月貶賈參為驩州司馬尋賜死李異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為辭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遽加重辟駭動不細乃更貶參驩州司馬時宦官根參尤深謗毀不已竟賜死於路

陸贄

胡致堂曰世傳陸贄與有憾於賈參齊而殺之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贄之言曰孔子有言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賈於參非以德報怨也以其言而參有死罪贄佐天子用刑賞權物不逾不也言不殺之名取忘德之美且死而主之又安得為意

陸贄

雲南遣使上表

雲南王異牟尋遣使上表吐蕃雲南日益相猜草率復遣雲南王書蔡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至是異牟尋遣使請皇上表請棄吐蕃歸唐

胡致堂曰鄴侯勸上招雲南以分吐蕃之勢後吐蕃稀為邊患然唐室之禍卒起於雲南以此知中國當以自為強也

詔宰相送秉筆以處政事賈耽陸贄趙憬盧遵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乃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送秉筆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

不言乃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送秉筆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

易之

進善才德俱
德善足任其
賈賈耽趙景
庶務則一贊
不為德宗惜
為陸贄惜也

尹起莘曰幸賴頗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昔人嘗有是言矣是時
如賈耽趙景虛邁皆無足言獨陸贄才德俱優使德宗果欲經綸
庶務則一贊足任其責必若用贄而參以羣庸是猶以駸駸與駑
駘為駕耳贄於此時已宜遠引何待更逐而後去哉此君子所以
為陸贄惜也

延齡以美
因上

置欠負耗賸染練庫戶部侍郎裴延齡以左藏正物徙置別庫虛張
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其實無所增也權德輿上
奏以為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已功上不從○裴延
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
三十萬兩其足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羨延面
反亦餘

也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皆眾所
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羣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八

月太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卒按晟器偉才雄長於馭吏尤強
下為朋黨每入對蹇蹇盡大

李晟良將
李晟乃賢相

節治家嚴子弟非晨昏不輒見
有十五子其聞者愿憲憲聽云
胡致堂曰李晟非特良將乃一賢相也德宗置之閑處七年而死向
使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國可勝數哉

安危驛弱之
高爾之道以
委訓人

宣武軍亂逐其節度使劉士寧士寧罷亂殘忍軍中苦之兵馬使李
萬榮得眾心會士寧出城不返萬榮

高爾之道以
委訓人

事情此安危驛弱之幾不可不審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
令順長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君其任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
端上不從

范華陽曰以臣逐君此聖王之法必誅而無赦者也不惟不討而
又賞之使天下皆無君豈得不偏天子守唐之人主廢法亂紀無
政刑矣其何
以為天下

甲戌十年正月雲南擊吐蕃大破之韋皋遣崔祐時詣雲南
傳時詞蓋擊吐蕃破之遣使來

川節度使
韋皋遣使
來獻捷

獻捷○十二月陸贄罷為太子賓客贄為相上奏論備邊六失以為

資兵備邊
夫

措置爭方課責虧度財置於兵眾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

送制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

明君用人而不自用
明君恭已成
功

（蕭華陽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蓋恭已而成，功多矣。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且或事在邊而人主自將行兵於千里之外，決策於九重之中，雖有方軛召虎之臣，不得自便，此非敵國之所敢乃人主自取其師也。

不費以三狀
擬進

贊又以郊社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尚未霽恩，乃以三狀擬進。上以所

王者待人以

擬超越不從，贊曰：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嬖有徵沮而無怨。

三君迭用如
拾環

忌斥遠以傲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行法而暫使左遷，念材而暫

明王不以
器人

加進，叙人知復用，誰不增修？○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

明王不以
器人

自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收，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贊又諫

明王不以
器人

曰：登進以愆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故能使黜退者克

明王不以
器人

勵以求復，登進者敬飾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

明王不以
器人

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

明王不以
器人

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猶拾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

修約節財賦

手揣輕重，雖甚情微，不能無謬。○贊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一論

兩稅之弊，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開田為謀

績，四論稅限迫促，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六論兼并之家

稅歛重於公稅，請為占田條限，事皆不行。○贊又上書極諫延齡奸

詐，數其罪惡。數所短反計其一其略曰：延齡以聚歛為長策，以詭

妄為嘉謀，以培克聚歛為匪躬，以請諸服讒為盡節，可謂堯代之共

工，魯邦之少卿也。昔趙高指鹿為馬，臣謂遠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

延齡掩有君無指，無為有言，奏上不悅，符延齡益厚，陸費以上知待

之厚，事有不可嘗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

不負所學，他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費於上，趙憬之入相也，贊實引之

既而有憾於贊，密以贊所議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

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贊，贊與趙憬至上前極論延齡奸邪，上怒形

延齡堯代之
共工
延齡魯邦之
少卿

陸費不負天

陸費不負所

辭及至一無所言無所言論以訊之當欲速陞外端恐城中諫官至延其門論諫觀其言曰脫以延於為相城

歐陽修曰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而妄議修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已五年後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延懿作相欲裂其麻才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何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信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需七年也而為諫官七年適遇一事一諫而罷以寒其責何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

丙子十二年六月以竇文場霍儒鳴為護軍中尉初上置六統軍視

陽城賢而未盡善
畫善
開明人君有
其漸
陽賊未知陰
陽消長之義
止入處寸之
悲

六尚書以處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止也
降麻翰林學士鄭綱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以
寵文場邪遂為者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
麻天下必謂爾賜我為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之謂綱曰宰相不能
違拒中人朕得解言方猶耳

胡致堂曰陽城賢矣惜其未盡善也城登諫司至是七年登皆無
大事可言乎開悟人君必有其漸防過邪彼必以其微陸贄見諫
延齡被春夫豈一日之積毫釐不伐至用斧柯故君子以為城未
知陰陽消長之義者也絲綸之言非可壞之物天子之廷非慟哭
之地使上必欲相延齡先開此言逐城而後行之有何不可故城
所為山人處士踈野之態爾雖然論
張不果相其有功於唐甚大則城亦未可訾也陸公在翰林諫靜
十從六七自為相十從三四故愚惜其去之之晚有違乎不可期
止之
義也

陽城有功于
唐甚大
陸公遠不可
則止之義
鄭綱請用白
麻

以嚴緩為刑部員外郎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
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員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留常
賦或增歛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纒什一
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章阜在四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蕭以
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蕭始及劉贄卒判官嚴綬掌留務

月進日進
刺史進奉自
蕭始

生中皆屬自於景畧

豐州變於北

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募僚進奉自殺始○九月以李景畧為豐州都防禦使景畧為河東行軍司馬李說忌之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爭坐次說不能過景畧叱之梅錄識其聲趨前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邪遂就下坐坐中皆屬目於景畧說益不平乃厚賂竇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上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荐景畧豐州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畧以勤儉帥眾二歲之後儲備完實雄於北邊○裴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十一月以韋渠牟為諫議大夫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判吏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韋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丁丑十三年十二月以宦者為官市使先是官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官為使謂之官市初買人物稍不如本估

掖前門
張封奉官

其後置白望數日入於南京及要關坊曲門人所賣物但稱官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辯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皆率用直白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或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言為官市其實奪之每初使出雖沽鬻賣餅之家皆徹門業閉門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遊手蕩家無生業仰官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官市者皆不聽

魏致堂曰匹夫交易價不相直取而有不之旁觀不平者便取富商四海而行同匹夫書之青史千古不泯豈非求鑿乎

戊寅十四年貶陽城為道州刺史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上以城黨罪人左猶下也漢法地道尚右故謂罪人為左遷城刺史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登罷祭使數加請讓城自署其考

陽城自著其

陽城海字心

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
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其奉命來候交否耳
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

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行中道

李者所以學

逸去按陽城字充宗遷司業時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
與孝也諸生有以不肯親者乎明日謂城還食者二十輩有二
年不歸侍者月之備考秀德行升堂上沈融不率發者皆罷躬隨從
雜生徒斤斤皆有法度及貶道州太學諸生有書等要首臨下請留
城守關數日為吏遮抑不得

陽城信乎賢

上既行皆涕泣立石紀德使臣論曰陽城以撫字治民以直諫致主以忠孝教諸生以友愛
處弟妹信乎賢者也在道州至順宗立召還而城已卒惜哉獨怪
兄弟三人皆不娶以終身
曾不知無後之為大也

三人皆不娶

以終身

受賜如在上

已卯十五年十二月中書令咸寧王渾瑊卒謚忠瑊性謙謹雖位窮
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闕視受賜如在上前上還自輿
元雜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瑊每奏事不遇恒私喜曰上不疑

我故能以功名終

庚辰十六年四月姚南仲入朝義成監軍薛盈珍臣欲奪節度姚南

仲軍政上知之召盈珍還南仲入朝上問曰盈珍擾卿對曰盈珍

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祜杜預

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盈珍

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登之詔賜少微言每

吉州長史顧因討淮西緝中厲兵聚斂貨財有據漢南之志誣鄧州

刺史元洪賊罪上為之流端州顧復表洪責太重上復以洪為吉州

長史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之叱勃下顧怒已解復奏留為判官上

一一從之

剛勇二者不

可不察

范華陽曰德字初有削平藩鎮之志其明似剛而不畏似勇然非
實能剛勇也夫剛有血氣之剛勇有志氣之剛勇有匹夫之勇有天
下之勇此二者不可不察也然血氣之剛可挫也志氣之剛不可
挫也死天之勇可挫也天下之勇不可挫也是故至剛與大勇人

天下之勇不可
剛大人君不
可不養
聖人喜怒在
物而不存已
若持衡懸鏡
用尺度

君不可不養也。德宗初徵去有為而氣之剛匹夫之勇也。其出易則其屈必深。其發極則其挫必甚。是以其終法畏如此之甚也。
湖致堂曰：聖人喜怒在物而不存已，衆人喜怒在已而不存物。惟喜怒在物，故登舟則懼，臨陣則勇。若持衡懸鏡，若用尺度，長短輕重，媿妍我無與焉。是以其德行其威立而天下服，惟喜怒在已，故忠賢則忌斥之，跋扈則畏撫之。宜剛而柔，宜怯而勇，使德宗知持志之方，豈有

社神保李藩

以李藩為秘書郎，杜兼謀代張建封為徐泗節度幕僚。李藩遇之兼遂誣以搖動軍情，上怒密詔其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杜佑曰：「吾已密論用百。」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其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石邪即除秘書郎。

李藩儀度安雅

壬午十八年七月，詔百官毋得正牙奏事。嘉王諮議高弘本正牙奏事，自理通債，詔自今毋得正牙奏事。如有陳奏，詣延英門請對議者，以為正牙奏事，所以達羣情，所政事弘本無知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事。

癸未十九年，貶韓愈為山陽。

職非失京兆尹李實務徵求以給進奉，監察御史韓愈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有未得者，請以來年遂坐貶。

尹遂昌曰：是時崔遠既以空言流則，君子可以見幾而作矣。光韓愈亦為監察御史，有言者不得其言，則去愈既無負於言矣，則夫致為臣而去亦何不可。之有山陽之行不必往也。

九月，太子有疾，得瘡。初，翰林注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書，俱出入東宮，疑待太子叔文詭譎多詐，有言讀書知治道。太子嘗與諸侍讀論及宮市事，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目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伾相，依附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泰、陳諫、柳宗元。

王叔文獨無言

太子不宜言
好事
非先生無以
如此

十一代編 唐德宗

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陳并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
詭秘莫有知其端者

胡致堂曰小人之有才有者無一言之當一行之美顧其大本不
正故終歸於邪耳王叔文止太子勿預外事是也以此一言兼取
其餘此其難而孔子無所不教也叔文誠讀書知治道豈不知進
身之禮乃以奕秋小數待而供奉使宗元劉禹錫以是觀之則
豈至進於所從
陷身不義哉

其本謂其夫之平平不然而言其
其本謂其夫之平平不然而言其
其本謂其夫之平平不然而言其
其本謂其夫之平平不然而言其

重刻詳訂世史類編卷之三十一

十一代編

唐順宗憲宗

摘錄大小
試論表詔
諸策全題

臨淄李純卿

草創

木齋謝

遷

補遺

陽明王守仁

覆詳

鳳洲王世貞

會纂

大蘭李 槃

增修

鐵菴文安之

是正

妙凝蔣方馨

閱訂

賓宇張起鵬

梓行

順宗皇帝 名誦德宗太子在位一年傳位太子純自稱太上

皇未幾崩壽四十六葬豐陵○帝不幸嬰疾好邪肆志而

誰委政冢嗣以多社稷足為賢矣

乙酉德宗貞元二十一年

順宗皇帝永貞元年是歲順宗即位 正月

德宗皇帝崩太子順宗即位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

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

昭容歸宮名 侍左右百官奉事自帷中可

其奏

王叔文獨有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為范華陽曰杜佑以蕭相不駐輿小○立廣

陵王純為太子初名淳百官觀太子儀表大喜相賀有感泣者而叔

文獨有憂色先時杜黃裳為裴延齡所忌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

婿常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

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請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

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至是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蔭質

待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

耳何為預他事實懼而出賈即淳也避太子名而改之質明春秋

胡敬堂曰陸淳有功於春秋而名在入司馬之說今因語而出

何惇哉然太子所謂講經何預他事亦失言也善誦經義者必以

今世之事參之然後其合否可斷惟淳學不洽心心不自正用知

賈耽鄭珣瑜病不視事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惡之稱疾不出故事

丞相方食百僚無敢謁見叔文至中書欲見執誼直省以舊事告

當直之吏以叔文怒叱之直省懼入白執誼起迎叔文就其閣語

叔文索飯執誼遂與同食閣中杜佑高郢心知不可而莫敢言

珣瑜嘆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

重望相次歸臥叔文等益無所忌范華陽曰賈耽珣瑜為相碌碌無補然知其不可引疾而去能知

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張文珍等忠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驚

曰叔文日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休卽

為疏請乃許三五日入翰林叔文始懼○韋臯表請太子監國

廷制方國則順以方國制朝廷則逆韋臯表請太子監國於勢為逆

不可以為後法故綱目不書其西川節度止書韋臯若在內之臣子

然者所以為唐諱臯上表曰陛下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庶政

又上太子踐請奉聞王叔文等過惡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

獲安俄而荆南裴均河東嚴綬表既至意與臯同而邪黨震懼

同

十一代編 唐順宗

唐順宗

唐順宗

唐順宗

唐順宗

唐順宗

唐順宗

韋皇遠佛正

唐韋皇有功於

尹遂昌曰韋皇功業素著遠伸正議既而者鎮效之未幾太子監

國而宗社莫安有功於唐多矣

八月帝傳位於太子自號太上皇

王係為開州司馬叔文為渝州

司戶係死於受命後

韓昌黎曰順宗之為太子也留心藝術善書德宗正為詩每

大臣方鎮詩制必命書之性寬仁有斷禮重師傳必先致拜從幸

奉天賦泚逼道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戰督勵將士無不奮激德宗

在位歲久積不假權宰相左右皆臣如裴延齡李齊運韋平年等

因問用事刻下取功而排陸贄贊滂輩人不敢言太子從容論

諍故卒不任延滂輩宰相常待宴魚藻宮張水嬉彩服離靡宮

人引舟為權歌絲竹間發德宗難甚太子引詩人好樂無荒為對

每于數奏未嘗以顏色假借宦官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

惜乎寢疾踐祚近習弄權而

能傳政元良克昌運祚賢哉

太子即位於宣政殿是為昇平公主獻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

敢違遂却之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

以春秋不書祥瑞○西川節度使南康今贛州府忠武王韋臯卒臯善無

恤其民臯及蜀人德臯善無副使四關自為留後表求節鉞朝廷不許徵召

之見其遺象必拜臯善無

關不受徵阻兵自守○十二月以劉闢為西川節度使知

節度事上以初嗣位方未能討故也○始今史官撰日曆從蓋脩國

史章執誼之請也

明致堂曰李義府許敬宗不許史官聞仗後事姚璹又建令宰相

撰時政紀今執誼又奏令史官撰日曆日曆云者猶起草也將加

是正而潤色焉爾夫天下有公是公非不為言語文字可以變移

黑白故此數人之惡至今不泯有志於垂石竹帛者自修而已矣

憲宗皇帝 名純 順宗太子在位一十五年為宦者陳志弘等

天下有公非

所弒諱言藥發暴崩壽四十三葬景陵○帝剛明果斷志

平僭叛初用杜黃裳策任高崇文繼用裴瑄李藩李絳裴

度諸賢卒收成功威令復振足稱中興及晚節驕侈好仙

迎佛不得善終惜哉

丙戌元和元年正月太上皇崩○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

文將兵討之憲宗承統之初劉闢反叛帝能聽用杜黃裳之策專命

一將不置監軍未幾遂克成都由所以處置者得其理

十一代編 唐憲宗

憲宗承統之初

其理

羊丁...

憲宗中興氣 故也觀綱目所書既簡且明則 闕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

我領豈汝 知憲宗中興氣象有自來矣 州名屬推官林蘊 田方諫關

杯蘊忠烈士 南西道也 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梓州 四川道 推官林蘊 田方諫關

黃裳獨請討 闕怒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使礮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

請討則闕 之上欲討闕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

請以高宗 獨曰闕狂意也 書生取之如拾芥爾臣知神策軍使高宗文勇略

文將兵勿 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闕必可擒上從之戊子命高

高宗文勇略 崇文與兵馬使李元奕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礮同討闕上與杜黃裳

黃裳請以法 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

制藩鎮 物故謂死也言其 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

天下可得而 賂歸而舉之即降旄鉞 節制者皆之 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

欲振舉紀綱宜省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

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魏明帝自

嚴厲拔劍州斬 其刺史文德昭 ○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

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

夷夙夜憂勤故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苟慎選天下

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出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

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

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

始皇以石衡程書 衡稱衡也石百二十斤言表箋奏請稱 魏明帝自

按行尚書事 魏明帝一日夜有程期不滿不得休息 陛下欲何之帝

帝慙 隋文帝衛士傳餐 隋文帝每臨朝或至左身 皆無補於事取譏

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上深然其言 黃

賢 王者修己任 知帝銳于治恐不得其要因雜言王者之 道在修己任賢操執綱領得其大者而已

羊丁子石 十一代編 唐憲宗

魏明帝自 魏明帝自

魏明帝自 魏明帝自

魏明帝自 魏明帝自

魏明帝自 魏明帝自

領
憂勤必有其

事
憂勤所以無

為
無逸人君之

法具
策武制舉之

七
制策亦必言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取人

胡致堂曰黃裳言西夢矣然夙夜憂勤必有其事苟無其事何所
前史在左右諫諍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
成憲學于古訓與夫民之疾苦而無息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
違慮夫榮辱慎而後出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逸遊畋有銘戒箴
諫又有賢妃淑女警戒相成味爽不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
乃所以端拱無為也是故勤勞者非程書傳餐之謂也無為者非
遺棄萬務之謂也稽無逸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

四月策試制舉之士於是元稹獨孤郁白居易蕭儼沈傳師出焉

胡致堂曰制策亦以空言取人要必深詔中外精求多聞有學行
者勿令先獻所業召試殿廷而親策以當世之急務其言可采則
就加任使則瑰璋之才不困於篋揚涸太繁之揚之權批在前洵
之汰之瓦礫在後謂選擇之有所棄斥者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

以元稹獨孤郁蕭儼為拾遺元稹上疏曰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必有
敢言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以
保身小人迎合以竊位十步之事皆可欺也得無亂乎○八月平盧

節度使李師古卒初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疎斥在外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不友也欲使之知衣食所自來且及師古疾篤謂判官高沐李公

受曰我死子必奉師道為帥二人從其言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法
奉表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以師道為留

後胡致堂曰因幾而制與夫幾而治其難易十倍也憲宗不用黃裳之良計也日討之學費焉如何故君子言難平若事也易失者時也智者接於事而必平及於時而不也

以李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莫能繼之巽
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

○九月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崇文長驅直指成都府
所向崩潰軍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劉闢帥數十騎西奔吐蕃崇文使

高霞寓等追及擒之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
寶山積秋毫不犯檻劉闢謂以檻車囚劉闢也送京師并獲其黨誅之餘無所

問從容指麾一境皆平闢有二妾皆姝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

高崇文從容指麾

羊下十...

十一代編 唐憲宗

...

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

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遂納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
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

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

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質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胡致堂曰自古人臣立勳建事其君勞之必對曰此君之靈也臣

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質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質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胡致堂曰自古人臣立勳建事其君勞之必對曰此君之靈也臣

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質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質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胡致堂曰自古人臣立勳建事其君勞之必對曰此君之靈也臣

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質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質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胡致堂曰自古人臣立勳建事其君勞之必對曰此君之靈也臣

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質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質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胡致堂曰自古人臣立勳建事其君勞之必對曰此君之靈也臣

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質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質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胡致堂曰自古人臣立勳建事其君勞之必對曰此君之靈也臣

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質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質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胡致堂曰自古人臣立勳建事其君勞之必對曰此君之靈也臣

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質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質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胡致堂曰自古人臣立勳建事其君勞之必對曰此君之靈也臣

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質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質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胡致堂曰自古人臣立勳建事其君勞之必對曰此君之靈也臣

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質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質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胡致堂曰自古人臣立勳建事其君勞之必對曰此君之靈也臣

衡曰陛下初即政錡求朝則朝求止則止可否在錡將何以令四海

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計窮遂謀反十月兵馬使張子良執錡械送

京師斬之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瑄李絳上言以為李

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今輦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

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即從其言○以武元

衡為西川節度使高崇文為邠寧節度使崇文在蜀暮年謂監軍曰

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豈敢自安書擅何誅意也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

力願效死邊陲故有是命○盧從史擅出兵屯邢洛從史之請非誠

也而引兵東出召不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濟通而外

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邢洛上召令還從史不時奉詔久之乃

還上召李絳語之曰朕與鄭綱議敕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綱乃滯

之於從史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從史擅

出兵罪

當誅討然憲宗不謀於廣衆而一獨與鄭綱議之既已敕歸上

對曰審

黨續又欲召入朝致其遷延不許奉命則亦有以召之矣

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綱從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

奏絳曰縉紳之論以綱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

忌前願陛下熟察之上良久曰非卿言朕幾誤處分○上又問李絳

曰諫官皆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誦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如

何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

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豈度村度夜思朝刪暮

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如此

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

但以破命人之謀亦使其君知諫臣之難也憲宗聞其言即○上常

知諫之為益此其所以為唐令主後世稱治者必宗之與

稱太宗玄宗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

下誠能正身勵已尊道貴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

西川宰相回翔之地
崇文豈敢自安
盧從史擅出兵屯邢洛

鄭綱佳士
佳士恐必不然
非御旨幾誤處分

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

如是號稱中

憲宗從善如

輟園

八君之賢莫

大于善易入

以白居易為

李吉甫一元

和國計簿

李吉甫可封

李吉甫

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如是則可與祖宗合德

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紳

胡致堂曰憲宗可謂從善如轉圜者矣蓋畏德之不美而必之來成也其心方虛志方銳故善易入其中興也不亦宜乎

以白居易字樂天為翰林學士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

中上悅之故有是命居易最工詩士人爭傳初與元稹酬詠○李吉

甫上元和國計簿書子之也吉甫心跡未為純臣然甫位宰相訪裴

也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每歲賦稅比天寶稅戶四分減

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

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戊子三年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書賢良方正直言極

言極諫名之而惡其直言極諫不惟久不使調又因以罪考官吉甫于是為不弘矣牛僧儒皇山湜李宗閔皆

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考官楊於陵韋貫之署為上第上亦嘉之李

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湜翰林學士王涯之甥也涯與裴均

覆策而不自言上不得已罷均貶貫之巴州刺史涯號州司馬於陵

嶺南節度使僧儒等久之不調各從辟於藩府○以裴均為左僕射

盧坦為庶子均素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

不從坦曰昔姚南仲肅宗時人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

正不交權倖者均尋改左僕射坦尋改右庶子白居易上疏曰牛僧

儒等直言時事而遭斥逐揚於陵等以救直言而坐譴謫盧坦以舉

職事而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臧否

者也一旦無罪悉踈棄之上下杜口眾心洶洶陛下亦知之乎○以

裴均同平章事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

輩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回非之及即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均

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聖萬倍

數人皆今之

人望

為理之要何

先

寫理之要先正心裴瑒者于瑒亦竭誠輔佐上嘗問瑒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裴瑒

心為諫其燭知憲宗之始終乎蓋人主與亡係于一心之好惡帝之始也裴瑒好賢惡奸以成中興之治其終也好奸惡賢以召殺身之禍瑒

誠先見裴瑒舊制民輸稅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者矣

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裴瑒謂民輸本色準錢已過倍也

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實估裴瑒估實也省估猶言公估實估猶言私估及瑒為

相奏天下留州送使物請一切用省估其物多使先稅所理之州以自給不足然後許稅於所屬之州出是江淮之民稍蘇息先是執政

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瑒獨賞之裴瑒其君此愛君之至也不賢者反是若裴瑒者可謂忠於事君而不負相之職業矣

瑒器局峻整裴瑒瑒器局峻整人不敢于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瑒資給優厚從容

款押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瑒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有言裴瑒無所見也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瑒則必不可

可裴瑒范太史曰瑒操進退人才之權而不私故舊誠無負百揆之任矣其裨益憲宗中興之治厥有自哉

已丑四年正月南方旱饑裴瑒不書某地見造宣慰使鄭敬等賑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官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調救百姓則不計費卿

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裴瑒潘孟陽登博學以制科唐元和中除

陽所至會賓客留連娼樂名譽大損裴瑒以李藩同平章事藩給事

中制勅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勅裴瑒薦藩有宰相器上擢為相

胡致堂曰裴瑒實論事諫官喜批勅給事此宰相所難能瑒何處能哉觀其告憲宗正心之言則知瑒之方寸不為利回不為義疚矣

閏三月制降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裴瑒書此見勤恤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宮人

宰相所難能

李藩批勅

李藩宰相器

李藩宰相器

李藩宰相器

李藩宰相器

李藩宰相器

李藩宰相器

李藩宰相器

李藩宰相器

李藩宰相器

受先於事故

數廣宜簡出之諸道橫斂以充奉進南方多掠良民賣為奴婢皆宜禁絕上悉從之制下而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襲因也子孫世世因祖父之爵士而有之也乘王十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瑒曰李納跋扈

不恭

納李進節度正已子正王武俊有功於國武俊十有文陛下前許師道許師道自直營稱王古卒其弟師道自立杜黃裳請今奪承宗十真沮勸遠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今真定府是

張印李絳請用兵河北

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慣習謂習不以為非况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范陽魏博易定淄青魏博田季安易定張茂昭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相安

陰相黨助未可通議也

○詔贖魏徵故第賜其家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資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白居易奏請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勅有司以官錢贖還之上乃出內庫二千緡贖以賜稠仍禁資賣魏徵輔佐文皇有治致太平之功不幸子孫貧窶資賣其故廬憲宗雖能因居易之言贖而賜之然○立鄧王寧為皇太子

魏徵有治致太平之功

李絳白居易請却進奉

○四月山南道節度使裴均進銀器書讖李絳白居易等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上遽命出付度支

覆盆止獵天下之治可望

聖安國寺碑

胡致堂曰任宦官喜進奉中憲宗之大病也李絳白居易於此二者當格其非心如晉元帝之覆盆如符堅之止獵則天下之治始可望矣不去病源雖日前暫得治安之效其終能免於危亂乎哉
六月毀安國寺碑樓宦官吐突承璀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構樓請勅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酌之上命李絳為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表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耶上命用多牛曳倒碑樓承璀欲立碑須德憲宗既

憲宗改過不可其請一聞李絳之言毀之惟○七月貶楊憑為臨賀尉中丞李夷

簡彈楊憑貪污僭侈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獨至監田與別

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白布衣

蒙楊君加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

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時吳少誠病甚李絳等上言

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節

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令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李絳等

請計淮西其陽而後○十月制削奪王承宗官爵命柘州四面藩鎮各遣

兵招討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等使而方志

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

統領者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

不聽○十一月田季安取堂陽屬鉅鹿郡時季安聞吐突承璀討王承宗

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

為之柰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

之幽州牙將譚忠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往年王師取蜀取吳

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

臣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

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耻且怒乎既耻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

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必不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如之何

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號曰伐趙陰遣趙書使解

璋遺魏一城持以奏捷則魏之霸基成矣季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

其堂陽

天子自為之

案問譚忠說由季安伐趙何如

自居易諫中官為制將都統田季安取堂陽

天子與臣下
爭功

天下人已見
其情

譚忠破超伍
之請

憲宗不能長
育人才

范華陽曰朝廷伐叛討逆以一四方此天下之公議也必與天下

之賢者共為之天子無私焉憲宗欲自有其功故任中人而不任
將相是天子與臣下爭功也何其不廣哉憲宗一將承曜而天下
之人已見其情人君之舉動可不慎乎

庚寅五年正月盧龍節度使劉濟將兵討王承宗拔饒陽東鹿

饒陽東鹿皆取承宗地也惟劉濟書討何劉濟誠也然則取堂
譚忠所教也忠亦教人以爲敵之計所以破超伍者之請也使所
請得行唐

○吐突承曜討王承宗戰不利後罷爲軍器使○貶元積
爲江陵士曹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御史元積奏攝之擅令停務朝

廷罰俸召還至敷水驛有內符後至破驛門入擊積傷面上復引積

前過貶之李絳崔羣白居易俱救積上不聽

胡致堂曰元積論事忠直劾切一爲內侍所辱憲宗從而重譴之
積經折挫不克固守遂與賢人君子爲讐敵自毀亦由憲宗不能
長育人才也嗚呼

豈非人君之監歟

七月制雪王承宗復其官爵

憲宗之威于是小挫矣承曜爲之也綱
目前書制雪後書制雪雖承宗遣使自
陳不書所以爲寵

王承宗遣使自陳爲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
信宦官者之戒也

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之朝廷亦以師久無功於是

制洗雪承宗復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營將士○以權德輿同

平章事上問宰相以爲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

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杖人背是知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

臣皆旋踵而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

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本傳德輿對曰唐承隋苛虐以仁厚爲先
故天贖大盜竊發賊而夷滅由本朝之化感
人心

○十二月以呂元膺爲鄂岳觀察使元膺嘗欲夜登城門已鎖

守者不爲開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誰辨真偽雖中丞亦不可元

膺乃還明日擢爲重職○以李絳爲中書舍人上每有軍國大事必

與諸學士謀之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絳謂曰
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
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

居易志在納
忠

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

歐陽修曰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莫以立功雖中
被斥晚亦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可先節自
高而積中道微險得宰相名
望摧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上嘗欲遊獵苑中至蓬萊地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

面陳吐突承瓘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

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

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

也絳又嘗從容諫上舉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

河湟數十里盡淪於左社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贖故不

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耶

胡致堂曰三鎮不臣河湟淪陷誠天子憂言無不為在末修政有
未善君子有未盡用小人有未盡去乎西者誠難非難也
聚歛適為累耳絳若用是
開憲宗或可少藥其惑乎

辛丑六年二月李潛罷為太子詹事上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

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

之明戒也苟道盛德克人安國理何憂無事舜之壽乎

胡致堂曰李藩之論甚正而不足聞憲宗者無以法之也傳
高宗曰念始終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誠使學為王者事其為何自
而人耶

以李絳為戶部侍郎上問李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

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民以私恩天下猶其非之况戶部所掌安

陛下府廬之物紛納有籍安得羨餘○九月梁悅報父仇殺人杖一百

流之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果自詣縣請罪勅復仇據禮經則義

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開奏職方司員外郎韓

愈議曰律無復仇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垂先王

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於

論問韓愈
議復仇何
如

李藩不進羨
餘

李藩之論甚
正

此古之明
戒

西者誠難非
難

李絳言人所
不能言
李藩其忠臣

欲遊獵苑
止何如

居易且止
高

聖入丁獄其
表於經

言

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
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仇者事發其事由申尚書省集議奏聞
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子報父仇殺人要當研核其父
見殺之由借韓愈之議亦不能
及此也○衆按愈言其事由於是杖悅一自流循州○以李絳同平
則父見殺之由亦在其中矣

李絳直

意而絳鯁直鯁古杏反骨強四肢故君有
忠臣謂之骨鯁鯁與鯁同數爭論於上前上多直絳

李絳諫太平
為樂

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上御延英殿在陝西西安府唐大明宮內乃宰相奏事之所李
吉甫言天下已平陛下宜為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不血刃猶
不治軍
旅之事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之

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屢囑近接涇隴一州
名烽火屢警
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
遽為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李吉甫為悅媚如

李絳真宰相才也吉甫謂太平宜樂是道守君為嗜賜之流也又謂人
臣不當壅諫是自處以馮道之徒也極將以剛直
考而吉甫專為諛悅可謂
上負其君下愧其父者矣上嘗問宰相真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

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奸人得乘間
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卿輩宜

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謔怒而遽止也李吉甫嘗
言人臣不當疆諫使君悅臣安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剋苦口
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上曰絳言是也李吉甫又嘗言於

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下
移作以來恩澤深矣而威刑
未震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

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句餘于
頤入對亦勸上峻刑上謂宰相曰子頤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

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仰首

李絳真宰相

人臣當犯剋苦口
若口
賞罰人主之
二柄
策問李吉
甫李絳論
賞刑何如

者尚德不
刑

經入丁宜其
表於經

經建

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
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仇者事發具事由中尚書省集議奏聞
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子報父仇殺人要當研核其父
見殺之由借韓愈之議亦不能
及此也○衆按愈言其事由
則父見殺之由亦在其中矣於是杖悅一百流循州○以李絳同平
章事李吉甫為相多循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為相吉甫善逢迎上

李絳鯁直

意而絳鯁直鯁古杏反骨強四肢故君有
忠臣謂之骨鯁鯁與鯁同數爭論於上前上多直絳
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上御延英殿在陝西西安府唐大明
宮內乃宰相奏事之所李

李絳諫太平
為樂

吉甫言天下已平陛下宜為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不血刃猶
不治軍
旅之事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之
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大我疆疆近接涇隴二州
烽火屢警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
遽為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李吉甫為悅媚如

李絳真宰相才也

吉甫謂太平宜樂是道守君為嗜賜之流也又謂人
臣不當疆諫是自處以馮道之徒也極笞以剛直

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奸人得乘間
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卿輩宜
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李吉甫嘗

人臣當犯顏
苦口

言人臣不當疆諫使君悅臣安亦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
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上曰絳言是也李吉甫又嘗言於
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祚以來恩澤深矣而成刑
未震中外懈惰頗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
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

策問李吉
甫李絳論
賞刑何如

手者尚德不
尚刑

頤入對亦勸上峻刑上謂宰相曰于頤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
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仰首

不言笑竟日

按吉甫之言屈於李絳者五六矣吉甫既不引是意亦兩存之蓋隱忍屈辱重失富貴者固鄙夫吝身之

亦人主宅心之謬也

尹遂昌曰吉甫太平為樂之言所謂一言而近衰邦者也夫豈主憂其所當憂然後能樂其所可樂然無疆之恤亦未嘗敢亡也樂是務則樂未畢而憂及之矣

太平寧卒○李吉甫奏自漢至隋十有三代設官之多無如國

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

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衆請勅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官

者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塗可減者減之於是命段元帥

之李絳同詳定

至長七年以元義方為嘉坊觀察使義方媚事吐突承璀

為人而出為鄜坊觀察使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

曰朕謂李絳必不爾明日上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

乃西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其科而後相識於情何有宰相職在

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當用况同年乎

而葉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

按義方知事許季同位為嘉州知官遇解

反棄妻子而歸則其大亦棄厚德君子而終乃為義方之官力行之

謂終無私於同年不可也蓋其言宰相之職重方委任若避嫌而

才是為便身而非公○二月以崔羣為中書舍人上嘉翰林學士崔

應此則止大論矣

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長期下位直言無畏而進

天遂不奉詔○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軒暑甚汗透御服

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官人臣官耳

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七月立遂王恒為皇

太子○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更奉

貢詔以興為節度使諸將立其子懷諫為副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

本終策論魏

博

十一代編 唐憲宗

卷之六

田興勸魏博
歸朝

李吉甫請與兵討之李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今懷誠

乳臭子言其穉穉猶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田氏不為屠

肆則悉為俘囚矣既而懷誠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家皆憤怒大譟

環拜田興請為首後興謂眾曰汝首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

副太使守朝廷法申請也申版籍以書戶口地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

興乃還懷諫於外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

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不可今日田興奉其

土地兵眾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勅使至彼

持將上表來為請節鉞節鉞必上賜之者示征伐自天子出也然

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為重朝廷為輕機會一失悔

之無及上從之以興為魏博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察

無不鼓舞○十一月遣知制命裴度宣慰魏博前書田興請吏奉貢

李絳揣魏博
符契

李絳請代田
興節鉞

士衆無不鼓
舞

李絳請厚賜
以安魏博
田興與李絳
意

又書遣裴度宣慰是皆其應機之敏也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

憲宗用人如此得非由聽李絳之忠言乎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

不露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剗割傾叛亂之巢

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

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

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土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

奈何愛小惠而遺大計不以救一道人心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

取六州明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乃遣知制

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

聲如雷成德克鄆鄆二州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嘆曰倔彊

者果何益乎度為勸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

倦

憲宗知所
與

范華陽曰憲宗可謂知所取與能用善謀矣然猶不過於一傳而

復失之雖穆宗御夫其道亦由人心不固而主澤易竭也况不讓

十一代編 唐憲宗

范華陽曰

羊丁十五

惡宗能用孝

之以德而臨

之以兵乎

癸巳八年賜魏博節度使田頔名弘正

顯陽修曰田弘正者季安之同宗藩鎮之賢傑憲宗憐其忠義命為諸藩勸也弘正欲變山東承襲舊風悉令子弟歸朝廷乃遣使助討吳元洽又討于承宗又討李師道元和甲申吳元洽為力三之州吳元及其卒也父子皆為賊所害也

六月徒受降城於天德軍先是振武河溢毀受降城李吉甫請遣兵

二里可矣天德故城每處穉穉候不相

知是無臣而愛也

上嘗於延

不與官不諱名

非其人則朝廷

之嫌使聖朝

非至公之選也

刑誰敢延之上曰正如卿言

錢氏曰李絳之事憲宗凡八年忠義直諫贊成中興而帝之

始亦明良之奇遇奈何帝以絳之惡承璽也乃罷絳而召韓

也一言北虜之憂二捕承璽之機三諫璽之弊并至事移

言不衰卒之文字各用斃於賊刃也

上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

莫若人臣為朋黨故小人之言曰朋黨可謂朋黨言之則可

惡尋之則無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宦官皆謂之黨人

而禁錮之遂以亡國此皆羣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若

子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

胡致堂曰君子之類或以道德以學行以氣節以議論為類

謂之朋黨小人欲害君子者并二名而一以目之故前漢之

一代編 唐憲宗

十八

疏考晉直

蕭望之劉向張猛周堪而治之者元帝與弘恭石顯也後漢之
指李膺范滂二百餘人而治之者桓靈與中常侍也唐之黨者
孤損崔遠等三十餘人而治之者朱全忠與擁傑李振也此三
者繫宗社存亡使天下振動者也夫小人惜君子欲一一而弄之
則君子飭躬勵操鮮可瑕疵惟日以朋黨則人君之暗惑尼克者
必信故朋黨一字可以空人之國至有舉綱端澤之喻焉意宗
意於治事功未半逸欲漸生邪說來之遂疑君子初以朋黨
縛又以朋黨疑裴度而於程昇皇甫鐸則不疑何者絳度親
縛順後所以自陷於黨比而不自知也太宗以克已納諫親
平晚而稍息遂疑魏徵所黨憲宗固不能免矣所以然者不學
也太甲師伊尹成王師周公武丁師傅說所學者正心不違理
無先明後暗始勒終倦之失也

以吐突承璀為神策中尉書此病憲宗之初上欲相絳先出承璀為
監軍及絳罷召還承璀復以為左神策中尉

范華陽曰李絳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璀並直於朝故言信於君行
信於民可則進不可則退使其君用捨以義而不以利不如是何
以為國之重哉

李絳字深之胡氏曰李深之不惟暗
華夷之辨亦夫語默之
既罷相因勸上與回紇為婚不聽

領軍務十一月以李光顏為節度使嚴綬為中允蔡招無使督諸道
兵招討吳元濟

乙未十年三月以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劉禹錫為連州刺史上惡王
叔文之黨皆以為遠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

播州非人所居而禹錫母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
播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上言上曰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

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
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禹錫

得改連州按禹錫持才而發心不能無怨望假蹇寡所合乃以文宗
章自適素善詩與白居易簡後頗多居易嘗推為詩豪
元善為文嘗作梓人傳以為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

繩繩墨度羣木之材規棟宇之制相高深圓方短長之宜指麾象工
各趨其事大厦既成則獨名其功亦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擇

大厦成則獨
名其功

談者獨稱伊
傳周石

種樹郭橐駝

傳

橐駝傳
何如

天下之士使稱其職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傳周石其百執事之

勤勞不得紀焉其不知體要者術能矜名親小勞受眾官聽聽於府

廷聽當與斷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橐駝

傳曰橐駝之所種無不生且茂者或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

孳也凡木之性具根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

行也云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全而性得矣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

正身愛之太愚慢之太勤且視而暮無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

驗其生枯培其土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蹙矣雖曰愛之其實

害之雖曰憂之實仇之故不我若也吾政亦然長人者好惡同乎公

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

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

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

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

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

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

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

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

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

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

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

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

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

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

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

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

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

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

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

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

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好惡同乎公

宜

元帝宋文帝唐文宗

勤儉願治而以優柔不勝

元帝宋文帝唐文宗勤儉願治而以優柔不勝

羊丁

唐憲宗

唐憲宗

六月盜殺中書

同平章事武元衡

元衡躬任討賊之責不為浮議動搖誠足以當大臣之職

元衡足當大

故雖身死賊手而綱目大書其官予其不失所守足為唐之相臣也

巨之賊

蓋君子以身許國苟不失止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而忠肝義膽直與天地相為擊

相終始

終始者矣 擊裝度傷首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

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為然遣

之元衡昧且入朝有賊自暗中殺之取其顛骨首骨也而去又擊裝度

傷其首度墮帽得不死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

元衡死忠

丁南湖曰元衡詳整任職堅毅有守拒王叔文之構黨識李錡之

以裝度同平

章事 以裴度同平章事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邾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

表擬唐以

裴度同平 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指王承宗李師道 乙丑以

章事謂去

於賊手誠為 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

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

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李師道遣兵襲東都其小卒請留守呂

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眾突出都城震駭時留兵寡弱元膺坐

皇城門剖分指使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九月以韓弘為淮西都

統弘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遺李光顏一美婦人光顏辭之曰

為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賊同戴日月死無二矣按

顏性忠義善撫士其下樂用師

最勁悍常為諸軍鋒故

歐陽修曰世皆謂李

下蔡為多也 丙申十一年正月張弘靖為河東節度使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

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上欲許之弘靖以為兩役並興恐國力

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世冀上不為之止弘靖乃求罷從之

弘靖有大臣之體

范華陽曰弘靖言不失禮進退以禮有大臣之體矣其後卒捨恒冀併力淮泗如淇斷慮忘宗雖得之於裴度而失之於弘靖豈未之思乎

三月皇太后崩○四月司農卿皇甫鏞伯各以兼中丞權度支始以

裴欽得幸○六月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在湖廣德安府城北七里山有

石如鐵僅以身免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

之常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言罷兵者

亦稍息矣○十一月以柳公綽為京兆尹後為河東節度使公綽初赴府有

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道公綽駐馬杖屨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之

曰京兆為禁軍師表今視之切而一將之威乃輕慢

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之人不知其為禁軍將也臣無

妄討曰臣職當之不遺之

自以之

不之

良與戰擒之命之

二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本為之為

者有陳光治為之謀主也光治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先擒光治

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治以歸○三月吳秀琳以文城柵降

于李愬愬勞之降其眾一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

忠義而用之○四月淮西鄆城降李愬分兵攻下數柵吳元濟以重

昌齡為鄆城令而質其母其母謂昌齡曰順死賢于逆生汝去逆而

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絕鄆城歸路昌齡乃

舉城降○李愬擒淮西將李祐愬與秀琳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

順死賢于逆生

取蔡非得蔡始不可

非得李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為也會祐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應使廂虞候史用誠擒之以歸應待以客禮士卒不悅乃牒言祐為賊內應應恐誘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乎此賊耶何

二人不能勝衆口李愬喜全李祐得全社稷之靈

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五月罷河北行營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回環數十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一由是歷二年無功李逢吉及朝士多言

罷河北行營取恒冀如拾芥不待四年在蔡平

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勝取恒冀如拾芥耳上從之罷河北行營胡氏謂憲宗若能張弘靖韋元之言中意淮西裴度視師二之辭申之以福極之戒河北叛臣固將欲不聽命益不止○七月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詔討使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驅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

裴度獨無言賊俱生

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雨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乃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詔討處置使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李愬攻吳房入其

朝天有期李愬攻吳房

外城愬將攻吳房縣名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虞慮也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十月李愬夜襲蔡州吳元濟檻送京師李祐言於李愬曰

李愬遣鄭解白裴度

蔡之精兵皆在泗曲及四境軍守守州城以自蔽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北城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遣掌書記鄭解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民圖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李進誠各將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事行夜至張柴村夜半雪甚行七十里

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雪夜擒吳元

至州城近城有鵝鵝池在河南外寧想今驚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

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二十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鼓想至城下

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鏤其城為坎以先發壯士從之

鷄鳴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為

盜爾曉當盡殺之又有告者曰陷矣元濟起聽於延聞想軍號令

口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乃帥左右登牙城即內拒戰時

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泗曲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爾乃訪

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謂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想降元濟

於城上請罪梯而下之檻送京師不戮一人屯於鞠場以待裴

度度入城李想具囊韃出迎兵甲之衣曰囊韃裴音兵言閉藏兵甲

車禮也以示拜於路左度將避也裴已展巨偃二反李想具此出迎者

裴度乃受之想還軍文城諸

裴度乃受之想還軍文城諸

裴度乃受之想還軍文城諸

裴度乃受之想還軍文城諸

裴度乃受之想還軍文城諸

裴度乃受之想還軍文城諸

裴度乃受之想還軍文城諸

裴度乃受之想還軍文城諸

裴度乃受之想還軍文城諸

裴度乃受之想還軍文城諸

裴度乃受之想還軍文城諸

裴度乃受之想還軍文城諸

裴度乃受之想還軍文城諸

裴度乃受之想還軍文城諸

裴度乃受之想還軍文城諸

裴度乃受之想還軍文城諸

裴度乃受之想還軍文城諸

慮夫者不計
綱
想所以成
功
李想所不可
能者有二
李晟仁義之
將
家法流傳如
此
籌略克肖乃
父

於待士知賢不疑是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歐陽修曰李想所論用兵凡智將皆能之而其所以不可能者有二
馬夫忌敵者恒情也而彼獨厚結李祐以圖其成爭功者常態也
而彼獨厚迎裴度以毀其議蓋李晟乃仁義之將而想為
其子故家法流傳如此况想之籌略尤有克肖乃父者乎
裴度入蔡州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者尚多不可不備
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

祭人則吾人

祭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待物以誠之效

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關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祭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范華陽曰裴度伐叛秦服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為暴而唐之為仁故其後取藩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完服故也豈非待物以誠之效與

十一月上御興安門受俘斬吳元濟初澤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感震不能自拔久而老有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雖居申土其風俗獷戾古語灰過於夷貉故以三州之眾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人君慎其所守之者

范華陽曰人君之御天下其失之甚易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斷將相之忠賢竭天下之兵力以伐三州四年而後克其難如此則人君豈可不兢兢業業慎其所守之者哉

賜李愬爵涼國公韓弘等遷官有差愬奏請判官大將以下官凡

五十員上不悅曰愬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渾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十二月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

戊戌十三年春淮西既平李師道憂懼不知所為李公度說之納質獻地以自贖師道從之遣使奉表獻沂密海三州沂州今山東兗州府密州今諸城縣今陝西西安府唐東內苑起

承暉殿於是土木寢興裴度等切諫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多不聽

朱沛國曰滄海之大杯潦不加清潔之益一雨輒溢人之器量小大猶是也舜能蕩蕩業於四夷來王之後成湯嚴懼於十一征無敵之餘九夷入蠻遙道細行之於猶故也六服羣辟承德逸欲不生猶昨也先王處成功之後類皆如是晉武帝平吳而怠隋文帝平陳而驕唐憲宗定淮秦而後是與兩集誠滄流泛四出何異哉當是時李師道反覆不臣猶未之討也王承宗再討不服猶未納款也劉德尚未入朝吐蕃猶未息寇天下之事不謂人意者其類尚多風夜祗懼猶恐不給今弓矢未棄土木已興閱闕未奏諫諍已復罷宮而授之印而中貴益橫任盜臣而使富國而小人益肆夫以憂勤十年之功而壞喪于一役僅或之後不得正終以盡天年由量之不弘也

羊丁廿

十一代編 唐憲宗

三五

亂各晉重

李師道

太子... 尚書吐突承璀引李師道為相... 固辭相位... 在淮西也... 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 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 之幽州大將譚忠亦說... 史吳元濟阻兵馮險... 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 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 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為公... 歸朝廷詔洗雪其將士... 李師道懼表請割地... 上許之已而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

相者以策于韓愈何

承宗獻德棣

如

德州今屬濟南府

輸租稅請官吏上許

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廬從

莫能危也然願盼之間

苦身焦

北來趙

義成節度使

魏博藩鎮名今直隸大名府

武寧軍名今直隸徐州

徐州橫海軍

名今直隸河

李夷簡罷登

淮西節度使

上方安長度以用兵

謂才不及度求出鎮故有是命

胡致堂曰李夷簡可謂君子矣無是已非人之

心於遂揚憑取

宜其自屈於裴度也

以皇甫鎛程昇同平章事

西既平上寢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

甫鎛衛尉卿鹽鐵轉運使

昇統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

龍入月鎛以本官昇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

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噉之裴度耻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
度復上疏以為天下治亂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所可惜者淮西
盜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內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
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使其心爾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

天下治亂係

朝廷輕重在

輔相

朝廷處置得

宜

十一代編

唐憲宗

程并不敢知印秉筆

還自壞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由是鐔益無所憚程异亦自知不合眾心能廉謹謙遜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

范華陽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眾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苟能服其心則治天下如運之掌何征而不克何為而不成裴度可謂知言矣其所以啓告人主豈不得其要乎

人臣當力為善君子為徒謂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耳十一月以柳泌為台州刺史上晚節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

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鎔薦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詔泌居興唐觀煉藥泌言天台山名在浙江天台縣多靈草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

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山是羣臣莫敢言

胡致堂曰憲宗信方士求長生其臣不能反復極論人生不可希天命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之理而以自古未有方士嗜民為言宜其不能回君之惑也漢武喜方士妻之以女矣豈以古昔有是而可為乎憲宗徒以強辯壓羣臣而不稽其理曾未幾時金片所作

已亥十四年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為潮州刺史綱目貶韓愈於迎佛骨之下蓋亦表其因是見貶故書而予之也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十二月

上遣中使帥僧眾迎至京師留禁中二月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

爾自黃帝以及禹湯文武皆臻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

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

韓愈諫迎佛骨

佛不足信亦可知

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按後世人主事佛皆以徵福田利益之報韓愈而天促可謂深切著明者矣而憲宗弗信方是時既餌金丹又迎佛骨求仙媚佛一者交舉曾未替年金丹燥渴身亦不保福報果安在耶夫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

大聖人之所作

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為言愈雖狂發於忠悃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為潮州今屬廣東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以繁熾自帝王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一者畏慕罪福尚者論

辯空有獨愈惡其盡

音如輝

財惑眾故力排之

憲宗號為剛果而

講素無義理以養其心故外物足以移之耳未幾金丹燥渴韓愈公表諫幾致極刑要之排斥異論宋浦國曰楊墨之學不行於後世說者皆曰孟子之功也而韓愈論秦人之禍與後世不見經書之全皆以為禍起楊墨謂孟子之力能存什一於千百固不能使之息滅也韓氏後入言最宏闊其徒坐食冗費既足以耗蠹海內而斯民之和聲附影忘本背親又足以幻亂風俗比楊墨之禍不啻數十倍也晉宋魏梁陳以來為論排之者雖未嘗絕其究心竭力終其身而不之置獨愈一人而已佛骨一表忠諫有餘釋氏之禍雖不以愈言而息然天下知其非是而著論者自愈之後益眾史氏謂功齊孟子而其力倍之

論排獨韓愈

一人

一表忠諫有餘

釋氏之禍雖不以愈言而息然天下知其非是而著論者自愈之後益眾史氏謂功齊孟子而其力倍之

韓愈功齊孟

子

六經之文為

諸儒倡

韓愈所得出

于正

韓愈萬道君

子

本傳韓愈曰唐與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盡堙混并天下

已先治荒剔蠶蠶讓淫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正元

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未流反剏以撲剏偽以

真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其道自比孟軻以荀况楊雄為未醇寧不

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恤孤矯矯未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

子矣自晉迄隋佛老顯行聖道不離如帶諸儒倚天下正義助為

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感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纒二百

年愈排一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遇况

仰之如泰山

北平
策問唐兵
三變何如

唐文苑然為

一王法
卓然為一世

冠
韓愈起衰齊

韓愈所能者
大

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

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平云

沿江左餘風稀華絢句揣合低昂故王揚王勃楊炯為之伯玄宗

愈唱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韓晉

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宛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酌奉則李

德裕言詩則杜甫李曰元稹白居易易劉禹錫錫鑿則李賈杜牧李

為一世冠其可尚已

蘇東坡曰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

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

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

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而

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鏗李逢

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

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

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月平盧都將執李師道斬之李愬田弘正屢敗李師道兵師道聞

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

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怡勒兵捕師道與其子斬之函首送弘正營

弘正大喜露布以聞

中外自後魏以來乃書之

建於竹竿上名為露布

仰之如泰山

北平
策問唐兵
三變何如

唐文苑然為

一王法
卓然為一世

冠
韓愈起衰齊

韓愈所能者
大

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

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平云

沿江左餘風稀華絢句揣合低昂故王揚王勃楊炯為之伯玄宗

愈唱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韓晉

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宛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酌奉則李

德裕言詩則杜甫李曰元稹白居易易劉禹錫錫鑿則李賈杜牧李

為一世冠其可尚已

蘇東坡曰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

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

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

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而

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鏗李逢

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

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

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月平盧都將執李師道斬之李愬田弘正屢敗李師道兵師道聞

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

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怡勒兵捕師道與其子斬之函首送弘正營

弘正大喜露布以聞

中外自後魏以來乃書之

建於竹竿上名為露布

刺史領諸
支郡兵馬

兼問烏重

亂秦刺史

領兵諸諸

道步郡兵

馬令刺史

領之其法

命

重復處置得

宜

以匪大而中

一州

藩鎮所以能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

縣令之權自作威福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

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奏各還刺史職事應

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此乃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略等使

所統支郡並令刺史領焉其後河北諸鎮橫海最為順命由重胤

處置得宜故也

其重胤忠於事上仁以待

是以前漢陽日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交之以土封人民而不與之兵

是以匹夫而守一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

固何以異於無郡縣乎唐自中葉節置鎮兵主將有擅兵之勢而

刺史無專城之任是以郡縣愈弱鎮愈強橫海一帥制之得宜

皆得其道何亂之有哉

裴度罷為河東節度使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鏐之黨齊之詔度

以平章事鎮河東鏐專以格克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

衡上疏言之鏐自訴於上上曰卿欲報怨邪鏐乃不敢言○史館修

撰李翱上疏曰定禍 者武功也與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

功定海內若遂革弊重復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避改

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數訪

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

其難若何不為其易乎○庫部員外郎李渤病免渤使陳許

言臣過渭南諸縣人多流亡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隣

致驅迫俱逃聚歛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禁絕

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勃遂謝病歸○貶裴漉為

江陵令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逃入山中浙東

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鏐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

且加燥渴起居舍人裴濟上言曰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

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

武功文德

六者政之根

本

六者太平所

以興

李渤謝藥

序

同天下之樂

者享天下之

裴濟諫康金丹

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借令真有神僊彼必深潛嚴整惟畏人知
 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衛奇伎驚眾者皆不執狗利之人豈可
 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當餌之物况金石酷熱有
 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
 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上怒貶濟○崔羣罷為湖南觀察使
 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
 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
 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
 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
 以開元初為法以八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為恨之及
 羣臣議上尊號曰下鎛欲增孝德字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皇甫
 鎛言於上曰羣於下惜孝德二字上怒罷羣

開元初
 先理後亂
 何如
 人得非非
 玄宗理亂之所分

范華陽曰崔羣之言豈徒有激而然哉其可謂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庚子十五年正月上暴崩於中和殿閏月太子即位也唐世官制初左軍中尉叶突承璀謀立豐王暉

不許上服金丹多驟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

上暴崩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

藥發外人莫能明也弘志弒憲宗穆宗不討賊其後文宗謀誅宦官皆以為

中尉梁守謙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豐王暉

宗即位于太極殿改皇朝號為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以蕭俛改文

昌回平章事

策問德宗
 憲宗優多
 何如

歐陽修曰德宗猜忌刻薄以彊明自任射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奸諛故其疑蕭復之輕已謂姜公輔為貴直而不能容川盧杞趙贊則至於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自怨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強至於唐亡其患以此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放能同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自吳元齊誅強藩悍將皆爭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

憲宗其中興之主

復振則其優劣不待較而可知也及其晚節信用非人而不終其業而身雖不測之禍尤甚於德宗嗚呼小人之能敗國也不必思君暗主雖聰明聖智苟有惑焉未有不為患也

柳泌伏誅貶李道為循州司馬泌方士書伏誅所以逆左道也○二月赦天下上御

樓肆赦事畢盛陳倡優雜戲而觀之又幸神策軍觀手搏憲宗不知擇人以教其子是以御史楊虞卿上疏曰陛下臣延問羣臣患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致昇平者未之有也○以

柳公權公權字敦復翰林侍書學士上見公權書跡愛之問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歐陽修曰穆宗初喪盛陳優戲荒縱甚矣公權諫以心正其亦知格心之道乎按公權固文宗流衣則諫以進賢退不肖等語及帝納郭收二女則又以疑嫌為諫此史傳所以褒其忠益也蓋乃况公權以忠孝正直為家法故其子弟風節乃如此

五月以元稹為福

亦宦官也元稹以許宦官取今以善宦官用前後相反如二馬此綱目所以深病之也官官崔譚峻薦元稹為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六月

以崔羣為吏部侍郎上召羣對別殿謂曰朕升儲副知卿為羽翼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方之有○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詔以田弘正代之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時承宗卒其下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不稱留後表請除帥諸將及隣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為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誼譁不受命承元以詔責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

亦宦官也元稹以許宦官取今以善宦官用前後相反如二馬此綱目所以深病之也官官崔譚峻薦元稹為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六月

以崔羣為吏部侍郎上召羣對別殿謂曰朕升儲副知卿為羽翼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方之有○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詔以田弘正代之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時承宗卒其下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不稱留後表請除帥諸將及隣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為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誼譁不受命承元以詔責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

亦宦官也元稹以許宦官取今以善宦官用前後相反如二馬此綱目所以深病之也官官崔譚峻薦元稹為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六月

以崔羣為吏部侍郎上召羣對別殿謂曰朕升儲副知卿為羽翼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方之有○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詔以田弘正代之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時承宗卒其下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不稱留後表請除帥諸將及隣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為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誼譁不受命承元以詔責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

亦宦官也元稹以許宦官取今以善宦官用前後相反如二馬此綱目所以深病之也官官崔譚峻薦元稹為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六月

以崔羣為吏部侍郎上召羣對別殿謂曰朕升儲副知卿為羽翼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方之有○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詔以田弘正代之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時承宗卒其下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不稱留後表請除帥諸將及隣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為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誼譁不受命承元以詔責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

亦宦官也元稹以許宦官取今以善宦官用前後相反如二馬此綱目所以深病之也官官崔譚峻薦元稹為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六月

以崔羣為吏部侍郎上召羣對別殿謂曰朕升儲副知卿為羽翼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方之有○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詔以田弘正代之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時承宗卒其下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不稱留後表請除帥諸將及隣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為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誼譁不受命承元以詔責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

亦宦官也元稹以許宦官取今以善宦官用前後相反如二馬此綱目所以深病之也官官崔譚峻薦元稹為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六月

以崔羣為吏部侍郎上召羣對別殿謂曰朕升儲副知卿為羽翼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方之有○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詔以田弘正代之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時承宗卒其下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不稱留後表請除帥諸將及隣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為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誼譁不受命承元以詔責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

亦宦官也元稹以許宦官取今以善宦官用前後相反如二馬此綱目所以深病之也官官崔譚峻薦元稹為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六月

以崔羣為吏部侍郎上召羣對別殿謂曰朕升儲副知卿為羽翼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方之有○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詔以田弘正代之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時承宗卒其下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不稱留後表請除帥諸將及隣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為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誼譁不受命承元以詔責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

十一代編 唐憲宗

